

莊子內篇註目錄

素七

卷一

逍遙遊

卷二

齊物論

卷三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克符

卷四

大宗師

應帝王

莊子內篇註卷之一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莊子一書乃老子之註疏予嘗謂老子之有莊如孔之有孟若悟徹老子之道後觀此書全從彼中變化出來以其人宏才博辯其言洗洋自恣故觀者如捕風捉影耳直是見徹他立言主意便不被他瞞矣一部全書三十三篇只內七篇已盡其意外篇皆募衍之說耳學者但精透內篇得無窮快活便非世上俗人矣其學問源頭影響論發明已透請細參之

逍遙遊

此為書之首篇莊子自云言有宗事有君即此便是立言之宗本也逍遙者廣大自在之意即如佛經無礙解脫佛以斷盡煩惱為解脫莊子以超脫形骸泯絕知巧不以生人一身功名為累為解脫蓋指虛無自然為大道之鄉為逍遙之境如下云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等語是也意謂唯有真人能遊於此廣大自在之場者即下所

謂大宗師即其人也世人不得如此逍遙

者只被一箇我字拘礙故凡有所作只為自己一身上求功名自古及今舉世之人無不被此三件事苦了一生何曾有一息之快活哉獨有大聖人忘了此三件事故得無窮廣大自在逍遙快活可悲世人迷執拘拘只在我一身上做事以所見者小不但不知大道之妙即言之而亦不信如文中小知不及大知等語皆其意也故此篇立意以至人無已聖人無功神人無名為骨子立定主意只說到後方才指出此是他文章變化鼓舞處學者若識得立言本意則一書之旨了然矣

北冥

北海乃玄冥處也

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

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

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

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莊子立言自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

日出和以天倪一書之言不出三種若此

鯤鵬皆寓言也以托物寓意以明道如所

云譬喻是也此逍遙主意只是形容大而化之之謂聖惟聖人乃得逍遙故撰出鯤鵬以喻大而化之之意耳北冥即北海以曠遠非世人所見之地以喻玄冥大道海中之鯤以喻大道體中養成大聖之胚胎喻如大鯤非北海之大不能養也鯤化鵬正喻大而化之之謂聖也然鯤雖大乃塊然一物耳誰知其大必若化而為鵬乃見其大耳鵬翼若垂天之雲則比鯤在海中之大可知矣怒而飛者言鵬之大不易舉也必奮全體之力乃可飛騰以喻聖人雖具全體向沉於淵深靜密之中難發其用必須奮全體道力乃可捨靜而趨動故若鵬之必怒而後可飛也聖人一出則覆翼群生故喻鳥翼若垂天之雲此則非鯤可比也海運謂海氣運動以喻聖人乘大氣運以出世間非等閒也將徙徙者遷也南冥猶南明謂陽明之方乃人君南面之喻謂聖人應運出世則為聖帝明王即可南面以臨蒞天下也後之大宗師即此之聖

人應帝王即徙南冥之意也所謂言有宗事有君者正此意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莊子意謂鯤鵬變化之說大似不經恐人不信故引此以作證據謂我此說非是漫談乃我得之於齊諧中也問曰齊諧是何等書曰乃志怪之書所記怪異之事者也故諧之有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言翼擊海水振蕩三千里則其大可知扶搖大風也以翼搏大風以飛而上者一舉而九萬里之遠則其大益可知已六月周六月即夏之四月謂盛陽開發風始大而有力乃能鼓其翼息即風也意謂天地之風若人身中之氣息此筆端鼓舞處以此証之則言可信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此言大而又大之意也野馬澤中陽燄不實之物塵埃日光射隙以照空中之遊塵生物以息相吹言世之禽鳥蟲物以息相吹謂氣息之微也蒼蒼者非天之正色乃太虛寥遠目力不及之地也意謂鵬鳥之大可謂大矣然在太虛寥廓之上而下視之一似野馬塵埃而已眇乎小哉即扶搖之大風以鼓之亦若生物之以息相吹相嘘而已何有於大哉故曰其視下也亦若此已矣意謂聖人之大雖大亦落有形尚有體段而虛無大道無形不可以名狀又何有於此哉此即以聖人之所以逍遙者以道不以形也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也坳處也之上則芥為之舟謂芥子大舟也置杯焉則膠膠粘着也謂坳堂之上不過杯水舟則膠粘止可以芥子大舟則浮若以杯為舟則膠粘不動矣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謂鵬能一飛九萬里者則是風在下而鵬在上鼓之負之乃可遠舉若風小則無力不能舉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大風在下大鵬培在風上使得

背負青天乃不墮落而莫之天闕者天中道而折也關
得此大風培送大鵬一舉九萬里遠直至南溟而不折而後乃
今將圖南言必藉此大風然後方敢遠謀
圖南之舉風小則不敢輕舉也

此一節總結上鯤鵬變化圖南之意以暗
喻大聖必深畜厚養而可致用也意謂北

海之水不厚則不能養大鯤及鯤化為鵬

雖欲遠舉非大風培負鼓送必不能遠至

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淵深廣大不能涵養

大聖之胚胎縱養成大體若不變化亦不

能致大用縱有大聖之作用若不乘世道

交與之大運亦不能應運出典以成廣大

光明之事業是必深畜厚養待時而動方

盡大聖之體用故就在水上風上以形容

其厚積然水積本意說在鯤上今不說養

魚則變其文曰負舟乃是文之變化處使

人捉摸不住若說在鯤上則板拙不堪矣

意笑世人輕薄淺陋口耳之學又無積德

深厚何敢言其功名事業也

蝸小寒與鷲鳩學飛之笑之曰我決起盡力
而飛搶撞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投也於地而

已矣奚何以九萬里而南為適往莽蒼一望
也者三食而反腹猶果實也謂然適百里者
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此喻小知不及大知謂世俗小見之人不
知聖人之大猶二蟲之飛搶榆枋則已極

矣故笑大鵬要九萬里何為哉此喻世人

小知取足一身口體而已又何用聖人之

大道為哉莊子因言世人小見不知聖人

者以其志不遠大故所畜不深厚各隨其

量而已故如往一望之地則不必畜糧一

飯而往返尚飽此喻小人以目前而自足

也適百里者其志少遠故隔宿春糧若往

千里則三月聚糧以其志漸遠所養漸厚

比二蟲者生長榆枋本無所知亦無遠舉

之志宜乎其笑大鵬之飛也舉世小知之

人蓋若此

小知不及大知以上二蟲以小年不及大年

此以小年大年又喻小知之人奚以知其然耶朝菌糞壤

夕枯不知晦朔一月蟪蛄夏蟲不知春秋此
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神龜者以五百歲為

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
春八千歲為秋此大而彭祖有壽乃今以久

知聖人之廣大以各盡其量無怪其然也
此因二蟲之不知大鵬以喻小知之人不

如朝菌蟪蛄豈知有冥靈大椿之壽哉且

世人只說彭祖八百歲古今獨有一人而

衆人希比其壽以彭祖較大椿則又可悲

矣世人小知如是而已

湯之問棘湯之賢也是已言小知不及大知

也北事窮髮不毛之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要

知其脩長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

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旋風而

上者九萬里絕雲氣雲在半空而鵬飛負青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斥澤名鷃澤

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

日仰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

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前引齊諧以証鯤鵬之事此復引湯之問

棘以証小知大知之事言上說小知不及
大知之說即湯之曾問於棘者便是此事
然且即舉鯢鵬不但證其魚鳥之大抑且
証明小大之辨故一引而兩証之其事同
而意別也故下文即明小大之不同

故夫故夫者承上義而言也知效一官行比用一鄉德也合一君而徵所信也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

矣亦若斥鴳之自足也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宋榮子宋笑謂彼四等人汲汲然以才智以所一己之浮名者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沮喪氣失色也定乎

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言宋榮子汲汲於浮名者其自處以能忘名故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此但定其內之實德在已外之毀譽由人故不以毀譽少動其心以知榮辱與已無預如此而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宋榮子所以能忘求世上之虛名耳雖然猶有未樹也言未有樹立也

我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輕舉貌善也旬有五
日而後返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
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列子雖能忘禍福未能忘死生以形骸未脫故不能與造物遊於無窮故待風而舉若夫乘
亦不過旬五日而即返非長往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各正性命之正而御六氣之辨

乘天地則宇宙在手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
乃造化之氣也御六氣則造化生乎身是乘
大道而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彼聖人遊者也
而遊與造化混而為一又何有待於外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
功聖人無名至人神人聖人只是一箇聖人不必作三樣看此說能道遊之
聖人也以聖人忘形絕待超然生死而出於
萬化之上廣大自在以道自樂不為物累故
獨得逍遙非世之小知之人可知也九

莊子立言本意謂古今世人無一得逍遙
者但被一箇血肉之軀為我所累故汲汲
求功求名苦了一生曾無一息之快活且
只執著形骸此外更無別事何曾知有大
道哉唯大而化之之聖人忘我忘功忘名
超脫生死而遊大道之鄉故得廣大逍遙
自在快樂無窮此豈世之拘拘小知可能
知哉正若蜩鳩斥鴳之笑鯢鵬也主意只
是說聖人境界不同非小知能知故撰出
鯢鵬變化之事驚駭世人之耳目其實皆
寓言以驚俗耳初起且說別事直到此方
拈出本意以故曰一句結了此乃文章機
軸之妙非大曾襟無此氣槩學者必有所
養方乃知其妙耳

此上乃寓言下乃指出忘已忘功忘名之
聖人以為証據

堯讓天下於許由堯以治天下為己功今讓與許由乃見忘已忘功之實曰日月出矣而燭火許由比日月不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燭火之光難比日月時雨降矣比

而猶浸灌浸灌勞力而功小以自比也其於澤也亦
亦勞乎此自見其功不足居也夫子立而天下治言許由自治而我猶尸尸主也之吾自視缺然言有

此猶居人君之位今乃自知缺然也請致
天下然堯雖能讓天下則能忘已忘功尚許未忘讓之名如宋榮子之笑世也

由曰子治天下今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既治則已又何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言天下

求人哉堯之功也今讓與我是我無功而虛受人君之名也我豈為名之人乎名者實
之賓也吾將為實乎名自實有今我無實而專尚名而處實吾豈鷦鷯小鳥巢於深林不
處實不務實之人乎鷦鷯也

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此許由雖能忘如鷦鷯之一枝偃鼠之滿腹皆取足一己之意正似列子御風而未能忘形若射神人則無不歸句此斥鴳休乎不必來也君此
一字冷語意謂你只子無所用天下為言我見得人君尊大也用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離尊俎不越

尊俎而代之矣此二句乃許由揮臂語謂堯不治天下如庖人不治庖只該尋要天下的人不可尋尸祝我非其人豈棄我之所守而往代之耶

因前文以宋榮子一節有三等人以名忘

已忘功忘名之人此一節即以堯讓天下

雖能忘功而未忘讓之名許由不受天

下雖能忘名而取自足於已是未能忘已

必若向下姑射之神人乃大而化之之神

人兼忘之大聖以發明逍遙之實証也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言大往而不返言只任語去而不反求果否也吾驚怖其言

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二字皆去聲謂通當也不

近人情焉肩吾信不及處信是小小見也連叔曰其言謂

何哉問所說何事也曰藐極遠也姑射山名之山有神人

居焉肌膚若冰雪言肢體清榮也淖約美好也若處子

謂顏色美好如室中女也言以風露為食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言已超脫人世乘雲御龍而遊於六合之間也其神疑也言所至則

使物不疵癘言所至則民也而年穀熟言所經則和氣吾以是狂

而不信也我謂絕無此等人定是誑語故不信也連叔曰然

不信其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處

乎鍾鼓之音豈惟不但形骸有聾盲哉夫知

亦有之言有吾之智若聾瞽無是其所知見故不信此說耳是其言也

替之猶時也是也女也替盲之言之人也之德也

此神人將磅礴萬物與萬物混而為一也以為一世斷

乎亂治也言此等人與造物同遊無心於出世則為一世之福而求乎以治孰

弊弊及汲勞悴焉以天下為事言此人豈肯及汲勞心以

治天下之人也言此物莫之傷言已脫形骸無我與物對

故物莫能傷即老子大浸大水稽天稽天稽至也

云以其無死地焉稽天稽天稽至也而不溺大旱金石流流金燄石言土山焦

而不熱不溺不熱乃是言此其塵垢猶土糝

糠乃穀之糠皮非精實也將猶陶鑄堯舜者也言此人

上苴糝糠最麤者尚能做出之德即孰肯以物為事

言此神人之德如此誰肯弊弊以物為事

此一節釋上乘天地御六氣之至人神人

聖人之德如此即下所稱大宗師者若此

等人迫而應世必為聖帝明王無心御世

無為而化其土苴緒餘以為天下國家決

不肯似堯舜弊弊焉以治天下為事極言

其無為而化世者必是此等人物也

宋人資貨賣章甫而適諸越宋人以章甫為貴重故往資之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宋人自以章甫為貴而不知越人為無用也此喻堯以天下為貴特讓許由而不

知由無用天下為大似越人斷髮文身以章

甫為無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即鑿缺披衣藐姑射之山汾水堯之之陽

窅然茫然自失之貌喪其天下焉素七

此一節釋上堯讓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

意謂由雖不受堯之天下却不能使堯忘

其天下且不能忘讓之名以由未忘一

已故也今一見神人則使堯頓喪天下此

足見神人御世無為之大用一書立言之

意盡在此一語不但為逍遙之結文而已

也莊子文章觀者似乎縱橫洗洋自恣而

其中屬意精密嚴整之不可當即逍遙一

篇精意入神之如此逍遙之意已結所謂

寓言重言而後文乃危言也大似談諧戲

劇之意以發自己心事謂人以莊子所言

大而無用但人不善用不知無用之用為

大用故假惠子以發之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魏我大瓠之種惠子

故言魏王我樹之成而實五石瓠之子有五石之多言其大如此

魏王

以盛水漿其堅也重不能自舉言一人舉不動也剖之

以為瓢則瓢落言廓落之大沒處安頓無所容非不呶

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措之言擊碎之也莊子

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言惠子不能善其大也宋人有

善為不龜音均言寒凍手背皮皸裂如龜背之紋也手之藥者能

治使手不皸世世以泝泝也統統也為事

裂之藥者言因有不裂手之藥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故世世以此為業客聞其方妙故重價買之聚族而謀之曰我世世為泝泝

統不過數金利薄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言

一旦而得厚利且得不損已請與之用大也客得之以說

去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使方之冬與

越水戰大敗越人言吳有此藥故士卒能兵越無之故敗也裂地

剖土而封之言以此藥致封侯也能不龜手一也或以

封或不免為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莊子以此喻惠

子不善用共無用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思其可

以為大樽以瓠為度水之樽如今之漁舟小兒背瓠可知也而浮於

江湖此以所用之大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蓬有心而不通此朝惠也也夫

此一節莊子以自創逍遙神人之說以明

無用之大用蓋亦有自寓己意言世無所

知也惠子乃莊子生平相契之友故托嘲

調以見己意蓋亦言其雖有聖人必須舉

世有見知者而後乃得見用於當世也言

雖戲劇而心良苦矣此等文要得其趣則

不可以正解別是一種風味所謂詩有別

趣也後諸篇中似此寓意者多學者不可

不知也前雖說不善用其大尚未說無用

之用故下文以大樹發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樗散無用之木

其大本樹大擁腫而不中繩墨言不材其小

枝卷曲而不中規矩言不可取也立之塗喻當匠

石喻當世執不顧喻不為世今子之言大而

無用言雖大而無實用衆所同去言為衆人所棄也也莊子

曰子獨不見狸狌乎莊子因惠子說大而無用遂將狸狌野貓之小

巧以此惠子并世用小知者皆不得其死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此

小知之人卑身求以取功利俟東西跳梁

不避高下以踰世人之伏身以候邀者中於機辟

此機辟以利恣肆妄行不避利害死於罔罟以罔罟羅取狸狌因不

取狸狌者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南方山中

求利名者亦若此而已斄牛雖大未必此能為大

矣不能執鼠言斄牛之大縱若垂天之雲能

不能就其如此大亦不能執鼠言其至大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言既不必

任他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

野此句與無何有皆彷徨遊衍自得也乎無為其

側逍遙乎寢卧其下言至人無用而任與道

地又何不天斤斧無人之境斧斤不傷以喻

聖人無求於世故物無害者人前何害之有

哉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篇托惠子以嘲莊子之無用莊子因嘲

惠子以小知求名利之為害似狸狌之

不免死於罔罟若至人無求於世固雖無

用足以道自樂得以終其天年豈不為全

生養道之大用是則無用又何困苦哉此

雖厄言足見莊子心事自得之如此豈世

之小知之人能知耶十五

莊子內篇註卷之一

莊子內篇註卷之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六二〇頁上目錄，徑無。
- 一 六二〇頁中一二行「逍遙遊」，徑作「逍遙遊第一」。
- 一 六二三頁上七行「自視」，徑作「自視也」。
- 一 六二三頁上九行註釋左第四字「所」，徑作「祈」。
- 一 六二三頁上一行第一〇字「竟」，徑作「境」。
- 一 六二三頁上一六行「冷然」，徑作「冷然」。
- 一 六二四頁上三行第一五字「名」，徑作「明」。
- 一 六二四頁上一四行註釋左「清榮」，徑作「清瑩」。
- 一 六二四頁中一行「之音」，徑作「之聲」。
- 一 六二五頁上一二行首字「越」，徑

作「越人」。

一 六二五頁上一四行第五字「爲」，徑作「於」。

徑作「於」。

一 六二五頁中一二行首字「石」，徑作「者」。

一 六二五頁下一行「不能」，徑作「而不能」。

明匡廬逸叟慈山釋德清註

齊物論

物論者乃古今人物眾口之辯論也蓋言世無真知大覺之大聖而諸子各以小知小見為自是都是自執一己之我見故各以已得為必是既一人以已為是則天下人人皆非竟無一人之真是者大者則從儒墨兩家相是非下則諸子眾口各以已而是而互相非則終竟無一人可正齊之者故物論之難齊也久矣皆不自明之過也今莊子意若齊物之論須是大覺真人出世忘我忘人以真知真悟了無人我之分相忘於大道如此則物論不必要齊而是非自泯了無人我是非之相此齊物之大旨也篇中立言以忘我為第一若不執我見我是必須了悟自己本有之真宰脫却肉質之假我則自然渾融於大道之鄉此乃齊物之功夫必至大而化之則物我兩忘如夢蝶之喻乃齊物之實證也篇中以

三籟發端者蓋籟者猶言機也地籟萬籟

齊鳴乃一氣之機殊音眾響而了無是非

人籟比竹雖是人為曲屈而無機心故不

必說若天籟乃人人說話本出於天機之

妙但人多了一我見而以機心為主宰故

不比地籟之風吹以此故有是非之相排

若是忘機之言則無不可何有彼此之

是非哉此立言之本旨也老子云天地之

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

數窮不如守中此齊物分明是其注疏以

此觀之則思過半矣

南郭子綦子綦乃有道之士隱居南郭隱几而坐端居而忘身如顏子之心齋此便仰天而虛因忘身是齊物論之第一工夫

也答焉解體貌言不似喪其耦此言色身乃今忽焉忘身故顏成子游弟子立侍乎前言似喪其耦

曰何居乎言先生何所安形固可使如槁木子綦既已忘形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形忘則身同槁木

自息故心若死灰死灰于游言形今之隱几者非與心固可如槁木死灰乎昔之隱几也言昔見隱几尚有生機今則如槁木死灰此昔大不相侔矣

子綦曰偃子游不亦善乎而問之也言問之甚不善

也今者吾喪我吾自指真我喪我謂喪忘其血肉之軀也女知之

乎言女豈知吾喪我之意乎

此齊物以喪我發端要顯世人是非都是

我見要齊物論必以亡我為第一義也故

逍遙之聖人必先忘已而次忘功名此

其立言之旨也

女聞人籟乃蕭管之吹而有聲者而未聞地籟即下文鼓萬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即衆人之言論乃天機之自發

將要齊物論而以三籟發端者要人悟自

已言之所出乃天機所發果能忘機無心

之言如風吹竅號又何是非之有哉明此

三籟之設則大意可知

子游曰敢問其方問三籟子綦曰先說夫大地塊也天地噫受去聲氣其名為風言大風乃天地之噫氣如逍遙

六月之風為息此指風惟無作起則萬竅

怒號言大風一起而獨不聞之獨不聞之琴琴乎琴琴

長風初起山林之畏佳也大木百圍之竅

之聲也言深山大木有百圍似鼻此下言穴之狀

者則全身是竅似耳似耳似人鼻之兩

孔似口似人之口似耳似人之耳似枅有方

者似口橫生者似耳斜垂者似枅孔之

之謂也

機乃弩之發括乃箭之括謂拿定傷人之機括其司是非乃主刃訟之人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詛盟心藏其事不肯吐露

如有咒誓者乃執已是不肯輸與人也故曰守勝

其殺如秋冬以言

其日消也

此小知之日與心關而機心如消如秋冬之殺氣此之不同總之自伐真性天理日絕無生機可望也

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

之也

言此等機心之人沉溺於所為以爲是不可使復其真性也

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厭即厭足飽滿之意言此等人機心厭滿于中

至老愈深所謂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老奸之人也

此一節形容舉世古今之人未明大道未

得無心故矜其小知以爲是故其所言若

仁義若是非凡所出言皆機心所發人人

執之至死而不悟言其人之形器雖似衆

竅之不一其音聲亦似衆響之不同但彼

地籟無心而人言有心故後文云言非吹

也因此各封已見故有是非物論之不齊

者此也所謂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中峰

云三界塵勞如海闊無古無今關聒聒謂

是故也此下形容其情狀

喜怒哀樂慮

思慮也 歎也 變態不熱憂疑也 變常也 不動

也姚

姚災祥佚也 故開心態裝模樣作樂出

虛言其人雖不同其情狀雖不一其實自亦

而不屈動而蒸成菌

言此等情狀皆非清淨之氣如菌之生于糞壤

知其所萌

言其此等之人穢濁心機麻形諸

而不已其實不自知其萌

已乎已乎

猶言且動處不知誰爲之主也

彼無我非我無所

非彼真宰則不能有我之

形若非我之假形而

取其亦近矣

前云成其

其誰今云取是是即上此彼二字意指

真宰也謂人能識取此真宰亦近道矣

知其所爲使

然則不知其所爲使之者

有真宰

到此方括出真宰二字而特不得

其朕

朕兆也言真宰在人身中本來

用云爲無非

已信

言信有真實而不見其形

之性爲之主宰因迷此真宰故任情逐物

而不知返本故人之可哀者此耳前云咸

其自取怒者其誰到此却發露出真宰要

人悟此則有真知乃不墮是非窠臼耳

上言真宰雖是無形今爲有形之主若要

悟得須將此形骸件件看破超脫有形乃

見無形之妙故下文發之

百骸

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九

九竅

耳目口鼻

後有六藏

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

形盡此數

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

言該盡一

身若俱存之而爲我不知此中那一件是我

最親者若以一件爲親則餘者皆不屬我矣

若件件都親則有多我畢竟其中誰爲我者

此即佛說小乘析色明空觀法又即圓覺經

云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汝皆悅之乎其

有私焉

言汝身中件件皆悅則

臣妾乎

言如是件件皆我若無真君主之者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

若件件但供使令若

相治誰爲

其遞相爲君臣乎

若遞相爲君臣

矣

其有真君存焉

若件件無主乃假我耳其

在我而人何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

不自求之耶

其真

言此真君本來不屬形骸天然具足人

若求之而得其實體在真君亦無有增

益即求之而不得而真若亦無所損即所謂
不增不減迷之不滅悟之不增乃本然之性
真者此語甚正有似內教之說但彼
認有箇真宰即佛所說識神是也

莊子心曾廣大故其為文真似長風鼓竅
不知所自立言之間舉意構思即包括始
終但言不頓彰且又筆端鼓舞故觀者茫

然不知其脉絡耳如此篇初說天籟即云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

其誰耶則已立定脚跟要人自看識取真
宰只是一言難盡故前面大知閑閑已來
皆是發揮吹萬不同只到旦暮得此已下

方解說咸其自取怒者其誰方拈出箇真
宰示人今此一節乃說破形骸是假我要
人撒脫形骸方見真宰即是篇首喪我之
實也

向下只說世人迷真逐妄乃可哀之大者
蓋悲愍之意也

一受其成形言真君本來無形自不亡以待
盡則不暫亡只待與物相亦相靡其行盡如
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言真君為我有形
使之與接為構日與心關以為血肉之軀故
被外物相傷如刃之披靡往而不返可不悲

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言馳於物欲終
竟不見其成功身役役勞苦而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不知竟為何事貌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可不哀耶言為名利勞形終身役役以至
迷如此可然疲弊而竟莫知所歸宿人生之
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世入如此昏迷
人謂不死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之大
有何益哉有

哀乎言其妾情馳逐而不休而形骸與之俱
化而心亦與之俱溺而不悟如此可不
謂之大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言人生
之無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唯我
知乎無知耶而世人亦有不芒者獨芒然
乎此莊子鼓舞激切之語也

此一節言真君一迷於形骸之中而為物
欲之所傷火馳不返勞役而不知止終身
不悟可不謂之大哀者耶由其迷之也深
顛倒於是非而不覺也故下文方露出是
非二字

夫隨其成心現成本有而師之誰獨且無師
乎言人人具有此心人奚必知代而心自取
者有之此句謂何必聖人有之蓋知代者乃
於心愚者與有焉雖愚者亦未成乎心而有
是非言人未悟本有之真心是以今日適越
而昔至也此是非者是自欺也是以無有

為有所謂未得為得強無有言此自雖
有不知以為知也神禹雖聖其知雖廣亦
有神禹且不能知直知其所至之處若此等
人以無為有吾獨且奈何哉神禹且不能知
又何能知之甚言此輩難與言大道也

此一節言是非之端起於自欺之人強不
知以為知且執已見為必是故一切皆非
蓋未悟本有之真知而執妄知為是此等
之人雖聖人亦無奈之何哉可惜現成真
心昧之而不悟惜之甚矣由不悟真心故
執已見為是則以人為非此是非之病根
也

下文方發明齊物論之主意

夫言非吹也前但數演世人不悟真宰但執
執妄見所以各各知見不同到方入物論
謂世人之言乃機心所發非若風之吹竅也
言者有言故所言者非任真其所言者特未
定也以任一已偏見之言故其所其有言耶
其未嘗有言耶此要人返觀本來有此言耶
令人自知而齊物論其以為異於聲音者乃
之功夫略示於此矣辯謂彼此辯也謂
無心而人之有心之言與聲音不同要人自
看亦有辯乎亦無辯乎人返看語言如聲音

時此則有辯論手無辯論手
要人發言當下自返觀也

此一節將明物論之不齊先指出言語音
聲本無是非若任天機所發則了無是非
之辯然絕言處乃齊物之旨已揭示於此
欲人就此做工夫看破天機則是非自混
矣從夫言非吹也起直至後文成術章末
此之謂以明止為一大章計七百四十餘
言節節生意最難一貫必細心深觀乃悟
其妙

向下方的指出是非之人乃迷真執妄之
流也

道惡乎隱隱謂晦而而有真偽謂大道本無
道為何不明謂真人之言惡乎隱而有是非謂真人之
非設問為何真言言本無是道惡乎往而不存言道若
則了無取捨何無真偽言惡乎存而不可若言出於
往而不存耶自然一任
天機則有何所說而不可但為道隱言道隱於
而言亦偽言偽而是非因之而生也言道隱於
小成言道本不應但隱於小知之言隱於榮
華榮華謂虛華不實之言也以言不故有儒
華載道故但涉浮華故至言隱矣
墨之是非到此方指出是非之人蓋端為儒
相是非當時莊子與孟子同時以孟子開揚
墨曰子豈好辯哉故有是非之辯故以儒墨

並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言儒以厚菲為
非者故曰是其所非墨以薄親是乃墨子之所
為是而儒非之故曰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言儒墨二家互相
但各執我見耳未必為真是也苟欲是其所
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乎大道則了無是非
之辯矣

此一節方指出是非之端起自儒墨當時
雖有處士橫議而儒墨為先唱意謂揚墨
固失仁義矣而儒亦未明大道也故兩家
皆無一定之真是故以此為發論之張本
蓋言辯是非濫觴於儒墨傷及諸子後單
結指於惠子皆不明之人乃喪道者也
下先明本無是非而人不自知故妄執已
見起是非耳

物無非彼言若天地間一人執我則盡天
無非是言若一人執己為是則人人皆執己
是為是則天下無不是矣故曰物無非
自彼則不見言若但見彼之非則自知則
知之言若自知其非則知天下無故曰彼出
於是言彼之非蓋是亦因彼言我之非亦因
自知故但執己是所彼之非由人不
以不能混是非也
此一節言人苦於不自知故以己是為必

當若彼此互相易地而觀則物我兩忘是
非自混乃見本來無是非也

下文發明是非本無特因對待而有

彼是我方生之說也方謂比方對待之意
人我對待也言是非本無蓋因雖然下一轉以明對方生方死方
而有也待無有了期

死方生言對待是非比之生死一般生而死
字作滅字死而生生死循環無有了期若將死
看亦妙是者為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不可不是

為不可以此終因是非因非因是因是非因非言此是
無兩可之時因是非因非因是因是非因非言此是
彼是因非之時因是非因非因是因是非因非言此是
自知自明之過也因是非因非因是因是非因非言此是
天亦因是也言聖人不由世人之是非而獨
是故曰亦因是也此言聖人之因是乃照破
之真是非也此言聖人之因是乃照破
人非也此言聖人之因是乃照破
老子之人法天

此一節言世人之是非乃迷執之妄見故
彼此是非而不休唯聖人不隨眾人之見
乃真知獨照於天然大道了然明見其真

是故曰亦因是也此是則與眾天淵故以
亦字揀之前云與其儒墨互相是非莫若
以明明即照破之義故此以聖人照之於
天以實以明之明此為齊物之工夫謂照
破即無對待故下文發揮絕待之意而結

歸於莫若以明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此承上聖人照破工夫則悟我之是即彼之非

彼之非亦即我之是如彼亦一非此亦一

此互觀則何是非之有

是非 如此互觀則 果且有彼 彼是我乎哉果

且無彼是乎哉 若是非兩合於大道果然有

彼是莫得其耦謂之道樞 言是非兩忘則坦

如此則彼是莫得其耦耦對 樞始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 環則不方中虛則活而能應以譬

變無窮 道之虛無若得此虛無道樞則應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言是非俱

則亦是道非亦是道如莊 故曰莫若以明

子非薄堯舜此一於大道也

前云與其儒墨之是非莫若以明說到聖人

照破則泯絕是非而與道遊則無往而非大

道之所在故此結 此一節言聖人照破則了無是非自然合

乎大道應變無窮而其妙處皆由一以明

耳此欲人悟明乃為真是也則物論不待

齊而自齊矣此即老子之天法道

下以指馬喻本無是非之意

以指喻指之非指也 以我之觸指喻彼之不若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不若以彼中指倒喻

中指以馬喻馬之非馬 有黑白之分雖有黑

矣

白皆馬也若以彼黑馬喻 不若以非馬喻馬

我之白馬非彼之黑馬 白馬又非彼之黑馬矣

之非馬也 天地一

指也萬物一馬也 若以此易地而觀指馬無

破大而觀之不但人我一己之是非自絕則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斯則天地一

指萬物一馬耳又何有彼此是非之辯哉此

蓋從莫以明一語發出聖人不由而照於天

釋以明之意故此結歸照破工夫真能

泯是非萬物齊一欲人於此着眼也

此一節發揮聖人照破則泯絕是非天地

萬物化而為一

下文釋為一之所以

可乎可 謂人以為可則 不可乎不可 則我亦

因而不 道行之而成 謂任道而行無有不合

必分 物謂之而然 然者自是也謂 惡乎然 謂

以然者 然於然 謂然於自己心 惡乎不然 言

何耶而 不然於不然 謂人所以不然者但彼

不然耶 物固有所然 言物實有一定之然譬如藥

時用參則不然矣此則物 物固有所可 物有

不可而在彼 物無不然物無不可 由此觀之

亦有不可用者 故為是舉莛 屋梁 與楹 屋柱

無有不然亦 故為是舉莛 屋梁 與楹 屋柱

音類癩病 與西施 美婦 恢也 大 詭 詐 譎 詭

實不得其一樣難其無是非若以道眼觀之

則了無長短美惡之相一際平等此言非悟

大道決不能齊 其分也成也 如截大木以為

天下之物論也 其成也毀也 器在木則為分

在器則為成故 其成也毀也 然器雖成於木

其分即成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若就一

成毀哉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若就一

似有成毀若通而觀之則無成無毀故復

通為一以此而觀萬物又何是非之有

此釋上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意必以道

眼觀之自然絕無是非之相是非絕則道

通為一矣

下文方指歸于道

惟達者 達道 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惟達道之人知萬物本通為一故不執已是

故曰不用既不用已是但寓諸衆人之情庸

衆也謂隨衆 庸也者用也 解庸者用也謂用

人之見也 庸也者用也 衆人之好惡為好

惡用也者通也 通也者得也 通也者得也

言能通達於道者無往而不自 適得而幾矣

得苟自得則無是非之執矣 因是已 言達者通達於

言達道之人能適於 因是已 言達者通達於

得則幾近於道矣 因是已 言達者通達於

失其道此則無往而不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

是如此因是乃真是也 道 謂至無往而不達則了無是非順物忘懷

則不知其所以然謂之道此老子道法自

然 此一節要忘是非必須達道之聖人知萬

物一體故無是非無適而不可順乎自

然此謂之道上面說了許多展演鋪舒直
到此方指歸一道字因是已之已字乃極
盡之處言聖人極盡只是合乎自然之道
如此而已合乎道則自然歸一後文言愚
人強勉要一故卒莫能一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

謂未達大道強勉以已見要為

一而不知其本來大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

謂執已見為必是如狙之喻也

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

言眾狙執定朝三應多而夕應少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

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三四之名同而實數亦同但狙

之所執已見以朝四為必是故不核其實而但喜其名耳此皆不能忘是非者如夷齊之類是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謂天然均等絕無是非之地也前云照之以天故此結云休止乎天均是之謂

兩行

此一節言工夫未到自然之地強勉要一

其是非而不悟玄同之妙者似此之人但

能因是不能忘非正如夷齊介子之流其

行雖高不無憤世疾俗之心又如儒墨各

執一端為是乃但能可其可不能可其不

可雖然離是非卒不能一是非即其所操

未嘗不是元非道外只以各執已見為是

乃成顛倒故如狙公之七數名實一般而

喜怒為用各別此特勞神明為一者而不

知其大同者也須是聖人和同是非休乎

天均兩忘而俱行之故能和光同塵混融

而不辯則無可不可矣

下文意謂古之人知到本來無物玄同之

境故本無是非自後漸漸不濟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上言不知道者勞神至若本來無物之地也故下微釋惡乎至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

復加矣

本來無物已前乃道之極處無以知也其次以為有物

矣而未始有封也

其次雖適有形猶知識未然尚未有人我之封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

始有是非也

其次雖有彼此界限其風尚樸素而未有所是非之心去道不遠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愛私愛於一已也成前云一受其成形自迷真性成此形骸固執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見得本無成虧則是非自泯矣

此一節言由迷大道則成我形我成而道

虧矣前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直說

到此處方透出一箇愛字為我執之本以

成其一已之我則所成者小而大道隱矣

申明前云道隱於小成之意也

後文意由所成者小故舉世之人終身役

役而不見其成功故以三子發之

有成與虧故

故字副墨昭氏之鼓琴也

由上成而道虧又要顯本無成虧故引三子發之昭文善鼓琴是或一家之業後其子不能鼓

琴是虧損無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

意謂了琴聲也昭文之鼓琴師曠

之枝策也

又引師曠作証言師曠最聰明之是有成

惠子之據梧也

惠子與莊子同時為辨論莊子意謂惠子辯論雖成而大道已虧

故以二子成虧比之以善辯而不明道即如

師曠聰明而眼盲即其子亦不能

三子之知

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言三子之篤好也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

言他人又有好三子之知者而三子自以為至又欲以已之能將明示之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

之昧終此句意獨指惠子本未明道而強自以為明而又明之於他人故無大成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上句惠子之成終身無成此終身無成也昭文之子學父之琴亦終身無成若惠子之不辯昭文之不鼓琴又何成虧之有哉言其道之所若是以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言若惠子之可謂成者莊子言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也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滑疑之耀和光即老子昏昏悶悶之意謂和光同塵不衛已見之意言光而不耀乃聖人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言聖人不

示於人亦不以已見為必是故不用其是而但寓於庸衆之中前所謂以明者乃是大成也者此也此一節結文來意甚遠從夫言非吹也起而下及道惡乎隱而有真偽以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乃至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論起一層以至樞始得其環中則結之曰莫若以明為第二層次從指馬喻論起以明道通為一引出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乃點出一道字以作活眼次借狙公名實未虧從一

虧上發揮道之所以虧由愛之所以成以此愛之所以成一句又遠結前立義中一受其成形及隨其成心而師之兩成字之意謂若受其成形即愛之所以成故道有所虧此有成有虧也若隨其成心而師之

則本無成虧因有成形成故有辯論是非之彰蓋由此耳是以成形成心二意作骨子也此道隱小成言隱榮華有自來矣皆未悟明大道之過也故先揭示之曰莫若以明次又論道樞則又云故曰莫若以明今

論到底結歸成虧指出惠子是第一不明之人故持堅白之辯昧了一生故末後指出滑疑之耀之聖人乃不自是之人故繳歸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之達者乃結之曰此之謂莫若以明其文發自夫言非吹也起至此約七百餘言方一大結其文與意若草裏蛇但見其動蕩遊行莫覩其形跡非具正眼者未易窺也至若三子之成虧其昭文乃業之有成虧者師曠乃形之有成虧者惠子則道之有成虧者總結道隱

於小成言隱於榮華而未結歸於聖人此聖人即結前云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之義如此深觀乃見此老之文章波瀾血脉之不可捉摸處此之謂以明已結了前夫言非吹也以來

一章之意到此又從滑疑之聖人上生起立意發論聖人無是非非至下文無適焉因是已二百三十餘言為一章

今且有言謂世之立言以辯論者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是指上滑疑之聖人乃無是非非者謂今且有人立言為辯者不知與此聖人是相類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謂今言辯之人不與類但已見參合聖人之心妙契玄同則本無聖凡之別故與彼聖人無以異了無是非矣彼字即上非字指聖人也此一節結二聖人欲人自悟而忘其已是大同乃發明大道之原也便是他真知諦見處

雖然請嘗言之言本無是非雖然如此尚有未透徹故請嘗試一論之有未始有始也者即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始

亦無謂無始也即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
老子云同謂之玄此未始有亦無即老子云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此乃單言無形大道之原也
也者有即天地人物老子有無也者因天地
推無名天地之始此蓋就有形以推道本無形也
有未始有無也者此言天地萬物有形出於無形而有未始有
大道體中有無不立故云未始有

夫未始有無也者亦無迫絕稱謂方是大道
之玄同之域故以俄而有無矣言大道體中
此稱爲虛無妙道法不立故強稱虛無大道忽然生起有無而
不知誰使之也前云若有真宰而不知有所
爲使直論到此方回頭照顧暗點于此
孰無也言大道體中有無不立即今之有無
誰使之爲有無耶所謂若有真宰而

求不得其朕今果返觀至此今我則已有謂
有無尚無安有是非之辨哉然我既已於無言之中而有言說矣但
矣言有無既無了絕名相何有言論之辨耶
言本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
謂乎言我今既已有言但言其無言耳如前
之相世人但觀我無言之言其果有言說乎
果無言說乎但悟此無言之言則是非自混
矣

已前釋言非吹也蓋有機心之言也今莊
子既說到忘言玄同之處意謂我今雖已
有言乃從真宰而發是無言之言若會我
無言之言則忘言而歸一致矣

下文重釋忘言歸一大小玄同了無是非
如此乃真是也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
殤子而彭祖爲天此二句極難理會以
原今將以大道而一非意謂若以有形而
觀有形則大小壽夭一定而不可易者今若
以大道而觀有形則秋毫雖小而體合太虛
而太山有形只太虛中拳石耳故秋毫莫大
而太山爲小也殤子雖夭而與無始同原而
彭祖乃無始中一物耳故莫壽於殤子而彭
祖爲天也若如此以道而觀則小者不小而
大者不大天者不天而壽者非壽矣如此則
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
我爲一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

一矣且得有言乎既以爲一物我既已謂之
一矣且得無言乎既已稱謂爲一則言一與
言爲二謂無形之一今稱謂之二與一爲三
今又以言說彼兩一自此已往巧曆不能得
則觀待而爲三矣自此已往巧曆不能得
而况其凡乎窮縱有巧於曆數者不得終窮
矣况其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
凡乎言自無才適有則已成三無適焉因是
有乎而况自有適有則無極矣無適焉因是
已無適者謂安心於未始有已前則湛然常
一而不遷矣前云衆人因是而有是非聖
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故一往論到
未始有物已前天地萬物混而爲一故不離
於道如此爲真是所言聖人因是者乃無
適爲是此正照之於天也此文之照應處

此一節明妙契玄同天地同根萬物一體
安心於大道不起分別則了無是非此乃
真是故結之曰無適焉因是已
下文又重提起一是字乃是非之根原
夫道未始有封人我界限言未始有常
不化之意乃是而非之言也任道而言
則無不可了無一定是非之相爲是而
有眡也故有是非分別之辯請言其眡有左
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八德矣既無適有則有無二字已成對待
有倫義有倫義則有分辯則有爭競此相因
而有乃孰定而不可化者蓋從一是字爲病
根只如以左爲是而右則決不可易世俗之
情以此分辯爲能故謂之八德此德乃能義
前一往從迷至悟說到大道根底因是已
一句已結絕了至此又提起大道本無是
非不知這些分辯執着從何而有只要提
出一箇是字爲病根要使人識得破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道包天地與太虛
爲衆人迷大道而執已見爲是故是非之辯
由之而起聖人心與道合即六合之外未嘗
不知但存之而不論以非耳目六合之內聖
人之所及恐生是非故不論耳
人論而不議物但只論其大綱如天經地義
以立君臣父子之序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
而不議其所以之詳

同卧食芻豢食美味遂而後悔其泣也既知其樂
 起乃悔昔之不知為苦也此喻死者其樂子惡乎知
 人之所歸乃最樂者人不知耳子惡乎知
 夫死者不悔其始之靳生乎若知死之樂安
 當求生耶此以為樂蓋言得免形骸生人之不
 苦累故以死為樂亦非佛之家滅之樂以佛
 証之正是人中修離欲行得離欲界生死之
 苦而生初禪禪天之樂亦非世間人以死為
 樂也觀者須善知其義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
 且而田獵此言觀人世如夢觀死生如夜旦
 覺相返者以未覺乎大夢故以死生為方其
 憂喜苟知夢覺一如則死生一條矣言世
 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言世
 迷中而自不知其迷如夢中不知其夢也而
 世人且自以為有知為是而辯於人此如夢
 中占夢其實不自知其在迷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
 也必有大覺之聖人乃而愚者自以為覺竊
 竊然知之而世之愚者好執是非之辯者而
 竊然私自以為知者故誇示於君乎牧乎固
 人此舉世古今昏迷之通病也君乎牧乎固
 哉丘也君乎者暗指堯舜已下之為君者牧
 乎暗指伊呂已下之卿相者固哉丘
 也明指孔子此通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凡以仁義治天下而必要歸於已而為
 道者皆夢中與女指長梧皆夢也予謂女夢
 說夢之人也即我說女夢我亦是是其言也如此
 亦夢也夢中說女之夢耳其名為弔詭弔至也詭怪也謂此夢說乃至
 及其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

遇之也言必待萬世之後遇一大覺之聖人
 知我此說即我與之為旦暮之遇也
 意此老曾中早知有佛後來必定印
 證其言不然而言大覺者其誰也耶
 此一節明至人所以超乎生死而遊人世
 者以觀世間如大夢死生如夜旦憂樂如
 夢事迷中說是非如夢占夢迷中正是非
 如白日說夢事總而言之皆在大夢之中
 耳以此若不是至人看破誰知此是大夢
 耶愚者竊自以為覺豈不陋哉即自古堯
 舜已下之君相以及孔子皆夢中說夢之
 人耳莊子自謂我此說亦在夢中無人證
 者必待後世有大覺之大聖方知我今日
 之夢說不妄也此論極正大痛切而入聖
 工夫亦即於此可見矣此結前執是非之
 論也
 後文翻覆發明此意以結前文總歸於大
 道之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
 也我果非也邪此釋上皆在夢中我勝若若
 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
 或非也邪其俱是兩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

若不能相知也以俱在夢中說夢爾則人固
 受其黷闇暗昧不明也吾誰使正之言彼闇爾我
 將使誰人正之耶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
 同矣惡能正之使與汝一樣人正之既與汝
 耶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使與我一樣人正之既與我一元
 般見識又何能正汝之心耶使異乎我與
 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不
 我兩家之人正之既絕與爾我不同使同乎
 識見各別又何能正爾我之是非哉使同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既與我兩家一樣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
 決不能正之矣
 相知也言大家都在夢中辯夢占夢說而待
 彼也耶彼字近指前文所待大覺之聖人遠
 謂既舉世之人在迷中橫生是非之辯如
 夢中爭論誰能解而正之除非是大覺之聖
 人出世方能了然明白若不待聖人直須各
 人悟了本有真宰則不由是非而照之於天
 然大道則是非亦泯絕矣故下句即云和之
 以天俛天俛即前之休乎天均皆釋前照之
 於天謂真宰乃天然大道之體非世人迷執
 之我見也莊子文章脈絡首尾相貫如地中
 之泉今此文橫說豎說三千餘言到此只以
 一彼字結之看是何等力量但看發論之端
 暗點出真宰但云非彼無我以一彼字為主
 到底猛然突出一句曰待彼也耶若看破此
 機軸則文章何謂和之以天俛俛端俛也謂
 變化神矣何謂和之以天俛天然大道之
 實際也何謂二字乃重釋之辭也前文並無
 和天俛之說但云聖人和之之是非而休乎

天均始云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蓋此天俛
即前之天均而結歸照之於天以初從是非
方生方死之間就要照之於天及說到勞神
明而不能一則曰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
天均到此議論已完了故總前意乃曰何謂
和之以天俛蓋即結歸和是非之天均也但
以均字變為俛字 曰是不是然不然 是然乃
故不識其意耳 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
見也

辯言是既異於彼不 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
是矣又何庸辯 謂然既異於不然 化聲之

乎不然也亦無辯 謂然既異於不然 化聲之
相待 無而忽有曰化言空谷之響乃化聲也
謂觀音聲如空谷傳響了無情識又何

是非之有哉此一句又總結前地籟長風
響音聲唱和皆化聲也若觀言語音聲如風
吹竅響何有是非之執所以有是非者蓋是
有機心之言故競執為彼此之是非耳故發

論之初乃曰夫言非吹也為是非發端今齊
物論已了必指歸於地籟故曰化聲相待乃
究竟齊物之工夫若言語音聲如地籟則言
出天真了無機心乃真天籟也觀前發端之
地籟則振蕩乾坤一段說話歸結到了但輕
輕以化聲相待四字結之看是何等之習襟
致思筆力變化文章 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
到此不可思議矣

俛世言論之音聲如風吹竅鳴則是化聲相
待則言出天機了無是非之執矣若其不能
如化聲相待則當和之以天俛而休乎天均
則不由是非之情而當照之於天如此則物
論不齊而自齊也不然則終無可齊之日矣
因之以蔓衍 蔓衍者謂散漫流行即橫說豎
說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是一
亦無窮非一亦無窮所謂惡乎存不可也
言出天真無往而非道故能和之以天俛則
可矢口而談故曰 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
因之以蔓衍也

於道有虧則辯者終身無成以自以為成故
非成耳今載道之言出乎天真之自然隨其
成心而師之則無往而非道如此則優游卒
歲了無成名之心身住世間心超生死則足
以忘年了無人我彼此之分故能忘義而無
一定之辯真人應世與物無競如此而已
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無竟者乃絕疆界之
言廣莫之鄉曠垠之野皆無竟之義也言真
人處世凡所振作舉動皆與道真一施為動

作於大道之鄉故曰振於無竟故栖神於寂
寞中虛故曰寓諸無竟此齊物論之究竟指
歸實際處也如此一篇大文章開端如許驚
天動地若不指歸實際則為荒唐之說矣
此一節總結齊物論之究竟處也首以喪
我為發啟則意在物論之不齊皆執我見
之過也今要齊物必先忘我此主意也次

將顯世人之言語音聲乃天機之所發但
在有機忘機之別故分凡聖之不同故以
三籟發端意在要將地籟以此天籟但人
有小知大知之不同故各執己見為必是
故說了地籟即說大知小知之機心情狀
之不一故不能合乎天機如地籟之風吹
竅響耳如此者何也蓋由人迷却天真之
主宰但認血肉之軀以為我故執我見而
生是非之強辯者蓋迷之之過也故次點
出真宰要人先悟本真要悟本真須先拋

却形骸故有百骸九竅之說要人看破形
骸而識取真宰若悟真宰則自然言言合
道皆發於天真是所謂天籟也今之辯論
之不齊者蓋是機心之言故執有是非故
立論是非之端首云夫言非吹也一句提
起以生後面許多是非之情狀皆從非吹
二字發揮但凡人迷之而不悟在聖人已
悟則不由眾人之是非故凡所言者皆照
於天也從此照之於天一語以立悟之公
案故向下說到是非不必強一但只休乎
天均則不勞而自齊一矣如是重重議論
到末後是非卒無人正之者如舉世古今
皆是夢中說夢必待大覺之聖人方能正
之即不能待大覺之聖人亦只須了悟各
人之真宰則物論是非自明矣到此了悟
之後是非自明則凡所言者皆出於天真
如地籟無異矣故末後以化聲相待一語
以結之若未大悟則凡所語言皆當照之
於天而休乎天均為工夫故以和之以天
俛為結語此通篇之血脉立言之本意也

但文章波瀾浩瀚難窺涯際若能看破主意則始終一貫森然嚴整無一字之剩語

此所謂文章變化之神鬼者也

下文總以形影夢幻為結以見真實之工夫也

罔兩影外之影也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

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言行止起坐不常何以無一定之特操也

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影謂蓋不由我吾所待

又有待而然者邪言我所待者形若蛇蚺蝮翼之微

物耳彼何知哉言我所待者形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

以不然言彼假形塊若無知之物若蛇之蚺

機之動作耳又何以知其然與不然耶意謂世人學道做忘我工夫必先觀此身如影如蛇蚺蝮翼則

我孰自破矣言夢中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栩栩然言夢中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言夢中

蝶也言夢中俄然覺則蘧蘧然言夢中知其為周也言夢中

周也言夢中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

之夢為周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言夢覺

但一周耳不知蝴蝶為周周為蝴蝶此處定

有分曉要人看破則視死生如夢覺萬物一

觀自無是此之謂物化物化者萬物化而為一也所謂大而化之謂聖言齊物之極必是

大而化之之聖人萬物混化而為一則了無人我是非之辯則物

論不齊而自齊也齊物以一夢結則破盡舉世古今之大夢也由是觀之莊子之學不易致也非特文而已矣

此結齊物之究竟化處故托夢覺不分以

物化為極則大槩此論立意若要齊物必

先破我執為第一故首以吾喪我發端然

吾指真宰我即形骸初且說忘我未說工

夫次則忘我工夫須要觀形骸是假將百

骸九竅六藏一一看破散了於中畢竟誰

為我者方才披剝出一箇真君面目意謂

若悟真君則形骸可外形骸外則我自忘

我忘則是非泯矣此其中大主意也重重

立論返覆發揚者此耳謂若未悟真君則

舉世古今皆迷如在大夢之中縱有是非

之辯誰當正之耶縱有正之者亦若夢中

占夢耳若明正是非必待大覺之聖人即

不能待大聖亦直須各人了悟當人本來

面目方自信自決矣要悟本來真宰須是

忘我然忘我工夫先觀人世如夢是非之

辯如夢中事正是非者如夢中占夢之人

若以夢觀人世則人我之見亦自解矣雖

解人我而未能忘言若觀音聲如響則言

語相空如此則言自忘矣言雖忘而未能

忘我則觀自已如影外之影觀血肉之軀

如蛇蚺蝮翼此則頓忘我相不必似前分

析也蓋前百骸九竅一一而觀乃初心觀

法如內教小乘之析色明空觀今即觀身

如影之不實如蛇蚺之假借乃即色明空

更不假費工夫也雖觀假我而未能忘物

故如蝶夢之喻則物我兩忘物我忘則是

非泯此聖人大而化之成功也故以物化

結之如此識其主意攝歸觀心則不被他

文字眩惑乃知究竟歸趣此齊物之總持

也觀者應知

莊子內篇註卷之二

素八

三五

莊子內篇註卷之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六二七頁上三行「齊物論」，徑作「齊物論第二」。
- 一 六二七頁中一九行「隱几也」，徑作「隱几者也」。
- 一 六二七頁下一七行「怒號」，徑作「怒号」。
- 一 六二八頁上二行註釋右「似淺孔」，徑作「有淺孔」。
- 一 六二八頁下一一行註釋右「工商」，徑作「工商」。
- 一 六二八頁下末行正文第五字「括」，徑作「括」。下同。
- 一 六二九頁上四行註釋左「自伐」，徑作「自牝」。
- 一 六二九頁上九行註釋左「復使」，徑作「使復」。
- 一 六三〇頁中五行正文第一二字「之」，徑無。

- 一 六三〇頁中一九行「是以」，徑作「是」。
- 一 六三〇頁下一六行「其有言耶」，徑作「果有言耶」。
- 一 六三〇頁下末行「亦無辯乎」，徑作「其無辯乎」。
- 一 六三二頁上五行註釋左「是非哉」，徑作「是非乎哉」。
- 一 六三二頁上六行第六字「耦」，徑作「偶」。下同。
- 一 六三二頁中五行註釋左「莫以明」，徑作「莫若以明」。
- 一 六三三頁中一三行首字「復」，徑無。
- 一 六三三頁中一五行註釋左首字「之」，徑無。
- 一 六三三頁下一一行「昭氏」，徑作「故昭氏」。
- 一 六三三頁下一二行「鼓琴」，徑作「鼓琴也」。
- 一 六三四頁上七行「無成也」，徑作「皆無成也」。

- 一 六三四頁下一五行第五字「二」，徑作「上」。
- 一 六三五頁上一行「有也者」，徑作「有始也者」。
- 一 六三五頁上七行註釋右首字「之」，徑無。
- 一 六三五頁上八行註釋左第一六字「有」，徑作「其」。
- 一 六三五頁上一五行註釋左第六字「但」，徑作「若」。
- 一 六三五頁中一四行註釋左「觀待」，徑作「相待」。
- 一 六三六頁中八行「酌之」，徑作「酌焉」。
- 一 六三六頁中一〇行註釋右「不落也」，徑作「不露也」。
- 一 六三六頁中一九行至二〇行註釋「次罷」，徑作「欲罷」。
- 一 六三六頁下一九行正文第三字「吾」，徑作「知吾」。
- 一 六三七頁上八行正文第一〇字「爲」，徑作「以爲」。

- 一 六三七頁上一五行正文第二字「今」，徑作「我」。
- 一 六三七頁下一行第四字「之」，徑作「之所」。又註釋右第三字「之」，徑無。又左末字「也」，徑無。
- 一 六三七頁下七行註釋「宇宙在手乎」，徑作「宇宙在乎手」。
- 一 六三七頁下九行註釋右「滑昏」，徑作「滑潘」。
- 一 六三七頁下一五行第四字「說」，徑作「悅」。
- 一 六三八頁上一行正文首字「且」上，徑有「覺而後知其夢也」七字。
- 一 六三八頁上一七行註釋右「長梧」，徑作「瞿鵲」。
- 一 六三八頁下末行註釋左「之是非」，徑作「以是非」。
- 一 六三九頁上五行「若果」，徑作「是若果」。
- 一 六四〇頁上八行首字「曰」，徑作「景曰」。
- 一 六四〇頁上一〇行正文第三字及

第九字「其」，徑無。
一 六四〇頁下卷末書名，徑無（未換卷）。

莊子內篇註卷之三

素九

明匡廬逸叟慈山釋德清註

養生主

此篇教人養性全生以性乃生之主也意謂世人為一身口體之謀逐逐於功名利祿以為養生之策殘生傷性終身役役而不知止即所謂迷失真宰與物相亦相靡其形盡如馳而不知歸者可不謂之大哀耶故教人安時處順不必貪求以養形但以清淨離欲以養性此示入道之功夫也

吾生也有涯人生如隙駒而有涯而知也無涯知者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身命有限之無涯且迷而不覺猶自以為知者為善無近名善為終於殆而已矣不可救也為惡無近刑惡兼忘虛懷遊世不以無近名緣督以為經緣順也督理也經常也言事為常而無過求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苟順天理則不貪欲以殘生故故可以養親盡年此所謂能養生之主也逍遙之聖人則忘已忘功忘名故得超然

於物外齊物之愚夫競名好辯迷真宰而不悟此聖凡之辯也故今示之以入聖之功夫以養生主為首務也然養生之主只在緣督為經一語而已苟安命適時順乎天理之自然則遇物忘懷絕無意於人世則若已若功若名不待忘而自忘矣此所以為養生主之妙術也故下以庖丁解牛喻之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梁惠王也解牛之妙術手之所觸隨手所肩之所倚度也足之所履踏地也膝之所踣跪而下刀若吸然響然用刀之奏刀騞然進刀之莫不中音言有節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樂之會之會眾樂齊奏言之度如此初無用文惠君曰謔其善哉技力倉皇之意也妙言解牛之技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言臣始非專於技故施用之於技耳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言未得入道則目前物物有礙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渾淪一牛既而細細觀之則牛外之頭角蹄腓內之五臟百骸筋骨一一分之各各不一件件有理自然而

不可亂者由是而知無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由臣細觀其牛件件分須目視任手所之無不中理者官官知止而神欲行其所止而神即隨其所行故信手辦而解依乎天理但依骨肉之間批音大卻

音導大窾因其固然言任刀所批者則有大窾空處但只因固然一技經肯綮結處也未嘗而况大軛也骨乎言任理用刀從骨肉小良庖歲更刀割也則一歲一換其刀者但族也庖月更刀折也言庸眾割切而已族也

換一刃則斫斫之故易傷缺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亦若新發於節者有間言彼骨節而刀亦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寬大乎其於遊亦必有餘地矣是

以十九年而刀亦若新發於硎言刀之所以彼牛之骨節之間自有天然之空處且刀亦薄而不厚以至薄之刀亦入有空之骨節則恢恢寬大任其游亦尚有餘地又何傷鋒然每至於族筋骨盤吾見其難為言難然遊理而行其間亦有筋骨盤結沒理處怵也吾亦見其難此則不可任意而行也怵也

然為戒言不取視為止視其所行為遲行刀

也動刀甚微謀也然已解如上委地言至難

易然小心不可亂動端詳共所止緩緩下手

如此則用力不多故動刀甚微而難解處則

劃然已解如上提刀而立為之四顧言已解

之崩委於地也提刀而立為之四顧言已解

故提刀四顧為之躊躇四顧也言仍四顧滿

以暢其懷也為之躊躇其難也狀也

志快于善刀而藏之善拂拭其刀文惠君曰

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養生主一篇立義只一庖丁解牛之事

則盡養生主之妙以此乃一大譬喻耳若

一一合之乃見其妙庖丁喻聖人牛喻世

間之事大而天下國家小而日用常行皆

目前之事也解牛之技乃治天下國家用

世之術智也刀喻本性即生之主率性而

行如以刀解牛也言聖人學道妙悟性真

推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如庖丁先學道

而後用於解牛之技也初未悟時則見與

世齟齬難行如庖丁初則滿眼只見一牛

耳既而八道已深性智日明則看破世間

之事件件自有一定天然之理如此則不

見一事當前如此則目無全牛矣既看破

世事則一味順乎天理而行則不見有一

毫難處之事所謂技經骨榮之未嘗也以

順理而行則無奔競馳逐以傷性真故如

刀刃之十九年若新發于硎全無一毫傷

缺也以聖人明利之智以應有理之事務

則事小而智鉅故如游刃其間恢恢有餘

地矣若遇難處沒理之事如筋骨之盤錯

者不妨小心戒惕緩緩斟酌於其間則亦

易可解亦不見其難者至人如此應世又

何役役疲勞以取殘生傷性之患哉故結

之曰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而意在至人

率性順理而無過中之行則性自全而形

不傷耳善體會其意妙超言外此等譬喻

唯佛經有之世典絕無而僅有者最宜詳

玩有深旨哉

下文言其不善養生之人

公文軒人姓名見右師官名而驚曰此何人

也惡乎介也言此是何等人天與其人與言

一足是天使與曰天也非人也復自應之日

欺抑人為之歟言右師生而貪欲自

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喪天真故罪以取刑

也

即是天刑其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言人生皆天與之形也今右師澤維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

不善也言澤維飲啄雖如此之艱難亦甘心

中之養其神雖王且知困苦不自安故以為

不善而不求之也右師貪而忘形不如澤維

多矣故其刑也實天刑之而不自知耳

此一節言不善養生者見得忘真見利忘

形自取殘生傷性之患不若澤維之自適

也

下言雖聖人苟不能忘情亦是喪失天真

者故借老子發之

老聃死秦失弔之秦失老聃三號而出言無

之情弟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言

吾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弟弟子謂既為夫子

友也其可曰然謂實無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言我

乎友時將謂是而今非也今日死後乃知其非

有道者也有道者也何以知之

向吾八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

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

而言不斲哭而哭者言老少哭之如此其哀

而中心有不能自已者故是遁天倍與情

不斲哭而哭之哀如此也

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過天之刑刑猶罪也言
能忘情而處世故有心親愛於人故人不
忘此實自適天真忘其本有古人謂此乃適
喪天真而傷其性也適來夫子時也適來而
性者非聖人也適來夫子時也適來而
也適去夫子順也適而去乃造化之所
來死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言生則
安死則

死則順其化又何死有哀而生可樂耶達其本無生死故也古者謂是帝
之縣解帝者生之主也性繫於形如人之指
倒懸今超然順化則解性之懸矣指
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言形雖化而
性常存如薪
盡而火存有形相禪如薪火相傳是則生
而不已化化而無窮故如薪火之傳不知其
也盡

此言性得所養而天真自全則去來生死
了無拘礙故至人遊世形雖同人而性超
物外不為生死變遷者實由得其所養耳
能養性復真所以為真人故後人間世即
言真人無心而遊世以實庖丁解牛之譬
以見養生主之效也篇雖各別而意實貫
之
人間世
此篇蓋言聖人處世之道也然養生主乃
不以世務傷生者而其所以養生之功夫

又從經涉世故以體驗之謂果能自有所
養即處世自無伐才求名無事強行之過
其於輔君奉命自無誇功溢美之嫌而其
功夫又從心齋坐忘虛已涉世可無患矣
極言世故人情之難處苟非虛而待物少
有才情求名之心則不免於患矣故篇終
以不才為究竟苟涉世無患方見善能養
生之主實與前篇互相發明也以孔子乃
用世之聖人顏子乃聖門之高弟故借以
為重使其信然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仲尼問曰將之衛
何往曰奚為焉意謂雖顏子之仁人亦
不勉無事強行之過曰回聞衛
君也謂其年壯氣之盛其行獨言很戾自用
拒諫妄為也
輕用其國而不自見其過言不恤民輕視其
國不自知其過
輕用民死言不恤民故
民死死者衆死者以國量乎澤若
蕉言以國比乎澤而民之死
者相枕藉若澤中之蕉也民其無如也往矣
言民受困無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言
所往告矣亂國就之言勘亂扶危
以安民也醫門多
功而干祿謂善救時者如良
疾醫之門多疾人也願以所聞思其則蓋同
素聞
夫之言如此故願以所聞庶幾其國有瘳
思其法則特以匡正衛君也

乎言無幾使民
免其疾苦也仲尼曰諱也驚嘆若殆往而刑
耳言汝甚欲往
必遭其刑耳夫道不欲彙謂學道當專心
志不可雜亂
其操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言心操
則以多
患而不可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
諸人言古之至人涉世先以道德存乎已然
後以已所存施諸人即此二語乃涉世
之大經非夫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
子不能到此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
人之所行謂顏回道德未充自修不
暇又何暇至暴人之所行且若也
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蕩散
也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不能保全者為
少矣知之發露於外名也者相軋也軋軋機
者以啓爭之端也名也者相軋也軋軋機
聲也言
名者乃彼此相擠知也者爭之器也
軋不得獨擅也知也者爭之器也言
露人
忌之則由此而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致爭不相安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言
德知術二者乃招患之端且德厚信言
為凶器也豈可以盡行乎且德厚信言
未達人氣謂我以厚德確信加人必先要
聞不爭未達人心言我雖不爭名聞於彼且
未達彼之心未達彼之心言我雖不爭名聞於彼且
未達彼之心
如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當是
術字暴人之前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
必返菑之若殆為人菑言已雖確信虛已致
彼且未審彼之氣味
不達心志即以仁義繩墨之言規諫於彼恐
一旦致疑而不信則將以汝為因揚彼之惡
而顯己之美所謂未信則為誇已也此謂之
菑害於人凡菑人者人必反菑之汝不審彼

已而強行殆為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
 彼人當之也也汝求有以異且彼衛君誠有悅賢而惡不
 而汝求有以異且彼衛君誠有悅賢而惡不
 用汝特往而若汝惟無詔言汝必不王公必
 求以顯異耶若也惟無詔言汝必不王公必
 將乘人而闕其捷言必將乘人而往則彼王
 國其捷勝而而汝目將使之勢以如喪之則
 不納其言而也必自失其守而色將平之
 必自失其守而色將平之自教而容色平
 目眩惑之矣而色將平之自教而容色平
 和以求口將營之必營營以自教也容將
 解矣容貌言辭一失則全且成之外貌一
 形之身不覺放倒運就也心且成之外貌一
 心無主必將捨已而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
 就彼返成其惡也其惡是以水火而救水火但增
 名之曰益多其惡是以水火而救水火但增
 益其順始無窮言始則將順而若也殆以不
 多耳順始無窮言始則將順而若也殆以不
 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若彼不見信而
 之言是謂交淺言深彼將致疑而
 返以為謗如此則必死無疑矣
 此一節言涉世之大者以諫君為第一若
 人主素不見信而驟以忠言強訴不唯不
 聽且致殺身之禍此非夫子之大聖深達
 世故明哲保身者其他孰能知此哉顏子
 有所未至也此為人間世之第一件事故
 首言之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

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達比干以忠立名而竟見殺者蓋為居臣下
 之位而偃拊人君之民者偃拊言曲身拊恤
 於民以示憐愛之狀也謂人君不愛民而臣
 下返為之愛恤是自要名以拂逆人主之心
 此所以見怒而取殺也故人君因其修以擠
 豈非好名取死之道耶故曰人君因其修以擠
 之是好名者也言二子好名而修身以拂人
 是故名者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
 之過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
 國為虛厲使其國為空虛身為刑戮親身
 殺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仁將除暴救民
 是皆求為仁之實無已故用是皆求名實者
 兵不止以此好名以滋殺戮也獨不聞之乎名實
 也求仁之名而行殺而獨不聞之乎名實
 伐名成而實喪矣也獨不聞之乎名實
 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言名實雖二聖人
 之而況若也乎
 此謂顏子無事強行求名之實必不能全
 以明往必刑之之必然也且名實聖人猶
 不能全而况凡乎
 上文夫子以教其必不可往又問其往
 之道
 雖然若也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來語辭夫
 我如此說其勢必不可往不知汝將顏回曰
 何術以往耶當以語我試看何如顏回曰
 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回謂我無他術但端
 謹其身以虛其心不

以功名得失為懷更勉一其曰惡惡可
 志不計其利害如此則可乎曰惡惡可
 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衛君壯年負
 驕勝之氣女以小心端謹事之則益充滿彼
 之盛氣而志更大飛揚將發現于顏面矣采
 色不定喜常人之所不違言彼喜怒不常之
 怒不常也常人之所不違言彼喜怒不常之
 未同與言之人乎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
 與自快之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
 大德乎言彼拒諫之人即汝以言感發之彼
 與以快其心不但不聽而已如此飾非將執
 而不化外合而內不皆毀其庸詎可乎言彼
 執已志而不化縱汝能端虛而外謹勉一而
 內不毀竟有何用乎言其必無功效徒費精
 神
 此一節言彊梁拒諫之人縱以忠謹事之
 祇增益其盛氣亦無補於德終無益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此顏回聞夫
 虛勉一必不能行又思其則以內直外曲
 上比古人挾此三術以往其事必濟矣內
 直者與天為徒此顏回自解三術之意言內
 直此性本天成則彼我同此性也故曰與天
 為徒謂彼亦人耳既同此性苟言之相符寧
 無動於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
 所子而獨以已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
 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

為徒言既天性本同則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但直性而言之亦不必求其彼之以我言為善為不善我唯盡此真純無偽之心如此則彼以我如赤子之心矣此又有何惠焉外曲者與人為徒也擊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外曲者謂曲盡人臣之禮也不

夫其儀又何疵焉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諛諛謂指諛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成者引其成言也上比者上比古人也故其言雖諛之而明言是非而所言皆實乃古人之言非我之虛談也如此則言雖直若是則可乎以此三術以非我出則不以為病矣若是則可乎三術

則庶幾可乎仲尼曰惡惡可數其必太多政法而不謀政法猶法則也謀猶安妥謂穩當也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言以此三術固亦不得罪然止是何也以三術皆出有心未能忘我且已未成焉能化彼哉

此一節言三術從孔子君子有三畏中變化來與天為徒畏天也與人為徒畏大人也與古為徒畏聖人之言也但議論渾然無跡言此三事亦非聖人大化之境界止於世俗之常耳意在言外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言回之學問止此而己更無以進矣敢問其方請問夫子之教以可法也仲尼曰齋吾將語若言須待教也若汝有而為之其易耶言汝有心而未化便欲化易之者嗚天不宜言汝有心而人為之易者嗚天不宜為容易者其心不真故上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

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可為齋乎此顏子未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專一汝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言近聞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形氣則虛而形與心止於符謂心真於理也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言心虛于極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教顏子之心齋以主於虛也

顏子多方皆未離有心凡有心之言未忘機也機不忘則已不化故教之以心齋以虛為極虛則物我兩忘已化而物自化耳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言未受教有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一聞心已得忘其已此忘已可謂虛夫子曰盡矣謂心平回于一言頓悟如此此矣吾將語若言汝有受教之若能入遊其樊樊謂藩籬謂世網中也而無感其名言能遊人

使無以智巧以感入則鳴不入則止言不可動人而要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言立定一箇門庭毒即眼眩之藥謂一宅而必參之藥此二者有患皆不可用也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無二念即其所言官寓意於不得已而應之切不可有絕跡易無行地難言世人絕世尚易獨有涉世無心不為地難言形跡為難即老子善行無轍跡

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聖人應世乃天人之使容可以偽聖人乘真聞以有翼飛者也未聞以無翼飛者也此有心無心之喻也或者有之若無心應物而使人感化若無翼而飛者此未之聞也聞以有知

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世人皆以有人以無知而知者蓋言忘形絕智以無心而應物者此其難者未之聞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此心虛之喻也謂室中空虛但即生白矣以喻心吉祥止止言有心而動則虛則天光自發也吉祥止止言有心而動則不生虛明自照惟若全消惟吉祥止止而

此虛心乃吉祥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言人所止之處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言人本虛明第人不安心止此私慾萌發則身坐於此而心馳於彼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狗作狗猶喪失也言喪耳目之見聞返見返聞故云內通若內通融於心體真光發露則不用其妄心妄知如此則虛明寂照與鬼神合其德故鬼神將來舍矣而況於人而

不感化乎此無翼而飛是萬物之化也謂喪也此較同之極處也則形目忘外心知則智自退則物我兩忘我忘物化則萬物盡化為道矣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遠古聖君也之所行終而沉散焉者乎言物我兼忘萬物盡化此混歸大道之原即禹之神聖亦執為樞紐而伏羲几遠之大聖御世終身所行而況散民乎願同能以此用世又何強行之有哉

此言涉世先於事君此言輔君之難也苟非物我兩忘虚心御物不得已而應之決不能感君而離患若固執我見持必然之志而強諫之不但無補於君且致殺身之禍此龍逢比干之死皆是之過也

下言使命之難

葉公子高葉公名梁字子高楚大夫也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意將有兵革之事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言齊君待使者貌雖恭而心甚慢不能應使者之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言楚之事甚急而齊若慢之則不敢輕意催促且匹夫尚不可輕動况諸侯乎吾甚慄之恐國事而取罪故甚恐懼也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言慎慎夫教我謂事無大則事難濟矣小必以權成儻齊之不權此所以恐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言若不成君能無罪我乎事若成則必有陰陽是必有人道之患也

之患言齊儻不急必多方勞慮委曲求成則焦勞之病乃陰陽之內患也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謂全德之聖人也意謂事之成與不成俱無患者惟聖人虚心應世不以物為事者能之也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善也謂不甘美之厚味也變無欲清之人言我之飲食淡薄無多烹庖故執變之人無有怕熱而求清涼者今吾朝

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言素無厚味故朝受命而夕飲冰則火症內發乃憂愁焦思以動其火耳其內熱之病歟吾未至乎事之情也言未就事也而既有陰陽之患矣言有陰陽失錯內熱之病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言若不成就君能無罪我乎此人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道之患所不免者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言此兩患在身事不由己也子其有以語我來願夫子有以教我

此言人臣以使命為難也以為人臣者但以一己功名為心故事必求可功必求成以此橫慮交錯於胸中勞神焦思之若此乃舉世人臣使命之難絕不知有所處之道故不免其患耳故夫子教以處之方意有一定之命一定之理安順處之自無患耳若持必可之心固所不免也

語為結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戒者謂世之大經不可易者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莊子非仁義獨於人之事君以義為主又以死忠為不善今言人臣之事君無往而非君乃忠之盛也此老何曾越世故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言世之君親之命無所逃此乃世之大經大法之不易者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言子之事非親命則不敢擇地而安之此乃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言事君者唯命是聽不敢以難易二其心乃忠之盛也

也故古人耻貳心事主者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言孝則當竭其力忠則盡乎命以盡心盡者不以哀樂入於心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言人臣之分知其事之難無可奈何則忘其難易此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乃德之至也為人事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言人之臣子固有所不得已之事但當盡命以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言臣子盡命從事死為夫子其行可矣此而行可矣言此而行可矣莊子全書皆以忠孝為要名譽喪失天真之不可尚者獨人間世一篇則極盡其忠

孝之實一字不可易者誰言其人不達世故而恣肆其志耶且借重孔子之言者曷嘗侮聖人哉蓋學有方內方外之分在方外必以放曠為高特要歸大道也若方內則於君臣父子之分一毫不敢假借者以世之大經大法不可犯也此所謂世出世間之道無不包羅無不盡理豈可以一槩目之哉

丘請復以所聞前樂言君臣父子之分義此下方復言使命之理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也凡交近國必須符驗則不假辭

令遠則必忠之以言若交遠國則必忠之言辭令以合二國之歡必或傳之謂言必要使者口傳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言之所係安危以之而禍福隨至夫兩喜必多

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病在溢凡溢之類妄溢美溢惡出於過用智巧故失其本真故曰妄妄則其信之也

莫以言不至誠故聽之者亦莫然不信莫則傳言者殃既不相在傳言者殃矣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情乃真實無妄之言則幾乎全庶幾免禍

此一節言使命之難以兩家之利害皆在一已擔當若溢而過實則令聽者生疑不

信是為生禍之本而傳者必受其殃所以貴乎真實無妄庶幾可保全耳

下文申明雖苟全目前之事而終必為害甚矣言之不易不可不謹慎其始也

且以巧關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太至則多

奇巧此言慎始慎終之道也且始以巧關力及其過甚則有求勝之心必各用其奇巧奇巧一出則必有一傷傷即認真至不可解則猶善陰猶怒也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乎亂

太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且如飲酒者初則至酒酣樂劇樂劇則亂必隨始乎諒常卒乎

鄙諒者不擇是非而必於信鄙詐也且如人鄙之交情始則肝膽相照必信不疑久則鄙詐之心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不獨人

事始作必以簡省為主其將畢也必巨情即作巨自有不可收拾者蓋勢之必至也言者風

波也行者實喪也凡事不能保其始終而言是非所由生行者實之所自發行成而實喪矣故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故當

所必謹者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風波豈可妄乎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辭故凡人忿怒之設實由獸死不擇音氣息故忿設無由巧言偏

第然於是並生心厲弗勃然也厲鬼病也謂以致致怒氣勃然而發則不擇音而橫出之如獸死之不擇音則使聽者以為實然則並

皆心生鬼病而不可治矣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而不知其然也謂聽言激怒之人乘其怒氣則於所怒之人必以橫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若苟知其巧言之過則尚

可解若不知其所由言然則兩家之禍將不知其所終矣故法言曰無遷

令無勸成甚故奉使者必不可言無遷改其令無勸其過度益也凡增益者乃過其度

事必不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不宜速成故美成在久若強勉且夫乘物以惡成則不及改矣不可不慎也

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此方教以使命至人物我兼忘順物之自然以遊心於其間

守如此應世可謂至矣何作可報耶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此結乃起語也言使命者

致命謂在事之成否自有一定之天命即今奉使又有一定之君命知天命之不可違則

當安命順其自然不可用心以溢言僥倖以成功知君命之不可違則不可遷令以勸成以免後禍此所謂致命之意此必至人方能尋常人則不易故曰此其難者

此一節言應世之難者無愈使命如葉公之所憂者固然而夫子之言皆使命之至情禍福之樞機切中人情之極致所謂士

見危致命者非夫子大聖深於世故者又何以致此哉

顏盍將傳衛靈公太子刺而問於蘧伯玉

名璩衛之賢人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去聲降孔子之友也則危吾國與

之為有方則危吾身若以法度繩墨之言諫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

以過謂其人聰明足以據拾若然者吾柰之何謂其人如此蘧伯玉曰善哉問乎善其問

戒之慎之言此人不可正汝身哉當先正已

形莫若就言其人很戾不可逆之宜心莫若和言中心不可以不善雖然之二者有患

將為悅已以此縱之則不敢以規諫故有患就不欲入言形雖就不可和不欲出顯已之

長形彼之短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躓若放身阿諛承順其惡則返心和而出且

為聲為名為妖為孽若少露圭角則彼將以心必忌之而為妖孽矣彼且為嬰兒亦與之

故此二者皆有患也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無町畦謂全無檢束也彼且為無崖亦與之

無崖崖謂無崖岸言放蕩無拘也達之入於無疵言先且舉動不可一毫有逆其意待彼久又相信而不疑則漸漸因事引達以入無過之地此正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可無患也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此喻不量力而臂以當車轍其志則似矣是其才之美者也而不知其力不勝任也

無崖崖謂無崖岸言放蕩無拘也達之入於無疵言先且舉動不可一毫有逆其意待彼久又相信而不疑則漸漸因事引達以入無過之地此正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可無患也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此喻不量力而臂以當車轍其志則似矣是其才之美者也而不知其力不勝任也

言螳螂恃其才之美者但不量已力耳謂盡才雖美至若盡力以事暴君恐不免其患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言汝積美才而挺身以犯暴君之難若螳螂之怒汝臂其不免於死者幾矣可不戒慎之哉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若以生物則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全物與之則令虎決裂而生可制其怒也虎怒則發威猛而不矣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養虎而不知其殺無夫愛馬者以筐盛矢矢即糞也以振盛溺疑矣夫愛馬者以筐盛矢矢即糞也以振盛溺

其決之之怒也全物與之則令虎決裂而生可制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養虎而不知其殺無夫愛馬者以筐盛矢矢即糞也以振盛溺疑矣夫愛馬者以筐盛矢矢即糞也以振盛溺

其叩其叩毀首碎脣言馬之怒則毀碎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言雖愛馬之至若拊之不特一觸其怒則將斷勒毀轡矣又何難者意謂夫遊人間世者必虛心安命適

此言輔君之難也已上三者皆人間世之難者意謂夫遊人間世者必虛心安命適

耳

上言材能之累下以不才以全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地名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以兩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

言樹身分言樹身分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言正身之

為舟者有言樹身分觀者如市人以爲大且美匠伯不

顧遂行不輟止也謂不顧其弟子厭飽足觀

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

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

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

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

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謂門樞引水則液樞然而此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

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也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

夫狙梨橘柚果茲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素九

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于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言培取而擊折之也於世俗者

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幾死者謂尋常人不知我不材爲乃今得之幾乎被伐者數矣今幸而得全爲

予大用以不材全生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爲我大用

大也耶若使我有用必不能此之大也且也若與予也皆物

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言汝與我同爲天地間之一物耳奈何汝恃有

用而無用耶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乃幾爲無用耶

死之散人而不自知且又鄙匠石覺而診其我爲散木是自知量也

夢覺而爲弟弟子曰趣取無用趣乃意趣猶子說其夢言意思也謂

意思取無用而則爲社何耶曰密若無言謂爲社者何也

不必聲然直是以社寄於此木彼亦直寄焉非是此木有心要作社

也謂常人不以社托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之意遂以此木真

真是社以此名不爲社者且幾有剪乎木即而証害之也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

譽之謂彼木所以保其天年者以不材而全生故與衆異而人不知乃以利人長物禁暴除非不亦遠乎

此言櫟社之樹以不材而保其天年全生之義譽之遠害乃無用之大用返顯前之恃才妄作

要君求譽以自害者實天壤矣此莊生輕素九

世肆志之意正在此耳下歷言無自全之主

意以喻已志此立言之指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謂有衆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藪言千駟之車馬

樹之枝葉皆能芘蔭之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

材不知其不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故異之也

不可以爲棟樑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言木解散

而不可以爲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爲言木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言葉之惡

人狂醒如醉氣薰人令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

於此其大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言子綦因試知其木

不材乃知神人以不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材無用而致聖也

其拱把而上者求猿狙之棧取猿狙者斬之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屋棟者斬之七圍八

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乃棺木之者斬之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

患也此甚言材之爲害以故解之解者祭祀

者天子有解祠謂解罪以牛之白額言色不

求福也出漢書如祀記者與豚之亢鼻言形

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不美可以適河以人祭河謂人爲巫祝也又漢書

有爲河伯娶婦還童男女之美者投之河中謂之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

以爲不祥也言此三者小有不材足以全生

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况神人以無用而自全者乎

此極言不材之自全甚明材美之自害也

惟神人知其材之爲患故絕聖棄智昏昏

悶悶而無意於人間者此其所以無用得

以全身養生以盡其天年也此警世之意

深矣

夫離疏者此假設人之名也夫離者謂其

之頤頤也形疏者謂其智也乃忘形去智

喻頤頤也隱於臍肩高於頂兩頤隱於臍

知會撮髮髻指天言背僂而五管在上謂五

輪隨背而兩髀爲脇兩脇則形曲可知

鐵鍊衣治浣衣足以糊口鼓策播精言鐵

曲度而可爲之事也足以食十人言形曲鐵

故取值多可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言形既支離故不畏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
 其選故揀臂於其間
 常疾不受功言大役難免而上與病者粟則
 受三鍾與十束薪言以疾則夫支離其形者
 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
 乎

此言支離其形足以全生而遠害况釋智
 遺形者乎此發揮老子處衆人之所惡故
 幾於道之意前以木之材不材以况此以
 人喻亦更切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言天下有道則成天下無
 道聖人生焉言天下無道則成天下無
 刑焉言方今之時僅能免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言福之自取甚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言世
 迷冒禍以言自美其臨人以德殆
 求利也言當止也乎殆乎言方今之時若畫
 乎殆乎言方今之時若畫
 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言方今之人畫
 之甚也豈能效之而行哉言行不
 行則有傷吾之固行也言行不
 無傷吾足言世道難行若行山木自寇也
 適以傷吾之足耳

山以生木自膏火自煎也膏以明故桂可食
 取冠斫也自煎耳漆以澤故
 故伐之桂以可食漆可用故割之自取割之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人間世立意初則以孔子為善於涉世
 之聖故托言以發其端意謂雖顏子之仁
 智亦非用世之具不免無事強行之過也
 次則葉公乃處世之人亦不能自全况其
 他乎次則顏盍乃一隱士耳爾乃妄意干
 時乃不知量之人也故以伯玉以折之斯
 皆恃才之過也故不免於害故以櫟社山
 木之不材以喻之又以支離疏曉之是涉
 世之難也如此故終篇以楚狂譏孔子意
 謂雖聖而不知止以發已意乃此老披肝
 露膽真情發現真見處世之難如此故超
 然物外以道自全以貧賤自處故避世無
 悶著書以見志此立言之本意也故于人
 間世之末以此結款實自叙也
 德克符
 此篇立意謂德克實於內者必能遊於形
 骸之外而不寢處軀殼之間蓋以知身為

大患之本故不事於物欲而心與天遊故
 見之者自能神符心會忘形釋智而不知
 其所以然也故學道者唯務實德充乎內
 不必計其虛名見乎外雖不求知於世而
 世未有不知者也故引數子以發之蓋釋

老子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之意也
 魯有兀即介字乃刑者王台從之遊者與仲
 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台兀者也從之
 遊者與夫子中分魯言魯國從王台遊立不
 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
 形而心成者邪謂教人不見於形容言語是
 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
 往耳謂直居其後未丘將以為師此重言孔
 形師心能往向於前耳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
 天下而與從之此形容孔子常季曰彼兀者
 也而王音旺言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
 其用心也獨句言不同於人也若之何仲尼曰死生
 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不為死生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言雖天地覆墜之變審乎
 無假而不與物遷審處也無假謂形骸之外
 至真之道超然出於萬物

之表故不命也。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謂其
然物外不隨物遷唯任物自常。季曰何謂也。
化而後守其至道之宗也。常季曰何謂也。
不遠之說。仲尼曰。夫子示之以志。自其異
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言不能忘形見道者雖
相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自大道觀

我皆一。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形骸
六根無用。故泯其見聞。而遊心乎德之和。謂
故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謂
乎形骸之外。而遊心於大。物視其所一。而不
見其所喪。但見其真。真之所存。故不見其形。
之有視喪其足。猶遺土也。言視喪其足。若與

常季曰。彼為已。止也。言止於。以其知得其心。謂彼不過以其所知。以其心得其常心。彼言即
謂彼不過以其所知。以其心得其常心。彼言即
得其自己之心耳。物何為最之哉。言彼所得之心
常人之心耳。物何為最之哉。言彼所得之心
何有越過。仲尼曰。人莫鑿於流水。而鑑於止
水。惟止能止眾止。但眾人之志動。如流水
而聖人之心。至靜如止水。故眾人之受命於
心動而不止。唯聖人能為與止之耳。受命於
地。惟松柏獨也。在句。冬夏青青。地真一之氣
雖萬物之多。而此真。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
一之氣。獨在松柏。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
句。幸能正生。以正眾。生。言受命於天。惟舜得
之。正故為正人。以其自正。夫保始之微。不懼
故能正眾人之不正者。

之實。始者受命之元。即所謂大道之宗也。言
道之微。驗惟不。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
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有以勇士不懼。以此
而況官天地。聖人為天。府萬物。歸一已。直寓
六骸。假借象耳目。所謂如幻也。一知之所知

知萬化。而心未嘗死者乎。死猶喪失也。謂象
為一。致。而心未嘗死者乎。死猶喪失也。謂象
唯聖人未喪本有。故彼且擇日而登假。假猶
能視萬物為一已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假猶
謂彼人且將擇日而登假。人則從事也。言人
遠升仙界。而超出塵凡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假猶
從者。蓋從於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只在末後數語。便是實德內充。故符於外
而人多從之。非有心要人從之也。蓋忘形
骸。一心知。即佛說破分別我障。也能破分
別我障。則成阿羅漢。果即得神通變化。今
莊子但就人中說。老子忘形釋智之功夫
即能到此境界耳。即所謂至人忘已也。此
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即佛說假觀
乃即世間出生死之妙訣。正予所謂修離
欲禪也。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此亦揆出其人名。蓋從老子眾人昭。子產
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此重言子產不能忘我。以功名自矜。故
耻與介者為伍。故止其不與同出入也。其明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言申屠嘉自忘其介
也。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
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子產見申
屠嘉曰。先生之
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乃曰。先生之門固有
此不能相。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子
志之人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子

但知有已之執政。故以人。聞之曰。鑑明則塵
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
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亦不
過乎。此譏子產之不明也。蓋聞老子自知者
遊聖人之門。而猶發言。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如此。足見無真學問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子產言申屠之廢人。而猶與堯爭善。計子之
不能自反。而與人爭善。猶與堯爭善。計子之
德不足以自反耶。德猶見識也。謂申屠嘉既
而猶且以聖自居。將與堯爭善。我計子之
知見誠愚而不自反也。子產畢竟露出本來
面目。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
知已過之分明也。謂若人能自知已過。則人
之過更有甚於我者。如此見恕。則以我之足

不當忘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此句義似不願當去者衆矣

一不字意謂若人不自狀其已過則責我太過則以我足當者寡矣

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若知我無可奈何而命之

使然如此知命相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之善射而人遊於

死者亦幸而免耳以喻世人履危機當禍而免者亦幸耳謂我以不幸而不免者豈非命

之有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在耶

然而怒言始也人笑我以足而適先生之所不全我則佛然如怒

則廢然而反言初未聞道故未忘人我今自入先生之門一聞大道則人我

之見盡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言不自知廢亡矣

我以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善也

者也我與先生遊十九年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與子相知以心即當相忘以道不當取於形骸之間今子乃以形骸外貌索我不亦過乎

子產楚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子產聞說則中心愧

服而謝之曰子無乃稱謂再不必言也

此章形容聖人忘功故以子產發之蓋實德內充形骸可外而安命自得以道相忘

則了無人我之相此學道之成效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曰子不謹前

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無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務謂務學道也

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尊足蓋指性而言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

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無趾自以所全猶以形骸取之初以夫子為聖人之大

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夫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謂務學道也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猶全體也之人乎無趾語老

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言初以孔丘為至人今見其未至也如此之見識何以賓賓恭謹以學子為

彼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極楷耶極楷乃拘手足之刑言孔子彼殊不知虛名乃詭詭幻怪之具非本有也如極楷之於手足拘之而不得自在者也

老聃曰胡不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極楷其可乎不可謂善惡一貫也老子謂無趾何不以無死生志善惡之道以告之以解其好名之極楷乎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刑舊注作型乃上模也此譏孔子乃天生成此等務名之人安可解乎

此章發揮聖人忘名故以孔子為務虛名而不尚實德之人故取人於規規是非善惡之間殊不知至人超乎生死之外而視世之浮名為極楷蓋未能忘死生一是非故未免落於世之常情耳聖人則不以此為得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謂醜貌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言與之相處則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不忍捨去

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言婦人見之妾者不止未嘗有聞其唱者也

而先見聞於人者常和而已矣亦祇見隨於庸衆人而已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言無勢位以濟人之死無聚椽以望人之腹望猶月望之望謂飽滿也言無位

又惡駘天下醜貌以駘天下之人和而不唱言向隨人自知不出乎四域

且無專能言無超出世間且而雌雄合乎前雌雄猶言爭勝負也謂凡人其合在前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言貌醜而衆必有異乎人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及召而觀之果然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

下醜貌不見其所長

此章發揮聖人忘名故以孔子為務虛名而不尚實德之人故取人於規規是非善惡之間殊不知至人超乎生死之外而視世之浮名為極楷蓋未能忘死生一是非故未免落於世之常情耳聖人則不以此為得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謂醜貌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言與之相處則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不忍捨去

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言婦人見之妾者不止未嘗有聞其唱者也

而先見聞於人者常和而已矣亦祇見隨於庸衆人而已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言無勢位以濟人之死無聚椽以望人之腹望猶月望之望謂飽滿也言無位

又惡駘天下醜貌以駘天下之人和而不唱言向隨人自知不出乎四域

且無專能言無超出世間且而雌雄合乎前雌雄猶言爭勝負也謂凡人其合在前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言貌醜而衆必有異乎人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及召而觀之果然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

下醜貌不見其所長

此章發揮聖人忘名故以孔子為務虛名而不尚實德之人故取人於規規是非善惡之間殊不知至人超乎生死之外而視世之浮名為極楷蓋未能忘死生一是非故未免落於世之常情耳聖人則不以此為得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謂醜貌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言與之相處則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不忍捨去

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言婦人見之妾者不止未嘗有聞其唱者也

而先見聞於人者常和而已矣亦祇見隨於庸衆人而已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言無勢位以濟人之死無聚椽以望人之腹望猶月望之望謂飽滿也言無位

又惡駘天下醜貌以駘天下之人和而不唱言向隨人自知不出乎四域

且無專能言無超出世間且而雌雄合乎前雌雄猶言爭勝負也謂凡人其合在前

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及其相處月數則見
盡知不至乎期年寡人信之不期年則國無
耳宰即宰相掌寡人傳國焉言以國事
而後應悶然若不汜而若辭汜謂泛然不經
寡人醜乎言見彼之不在卒授之國無幾何

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亡也言郵其去

也亡夫若無與樂是國也察其人之意益是何

人者耶謂不知是何等之人仲尼曰丘也嘗

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駒

若見死母之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謂母

不見不得類焉爾言形體不同前者之食

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形者

也使其形者真宰也言純之子母乃天性之

愛也往日食於母何嘗不愛及今纒死始則

就之而食及見目之不瞬則知精神不在故

棄之而走是則死生不遠即棄之而走是知

所愛者非形骸乃愛使其形骸之真宰也

雖物之至愚尚知愛其天真而況於人乎

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髮資髮古訓

戰而死者以此為送葬之儀言已失其勇又

則者之屨無為愛之言則者無足皆無其

本也以髮資則屨為無本之喻為天子之諸

御不剪爪不穿耳言選天子之侍御者不剪

將以要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言新婦之

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言哀駘它未與魯

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言才者謂天賦良能

而不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言上十六事日夜

者其事之變命之行也仲尼言才全而先言

代乎前此十六事人生於世日夜相代於前

而不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言上十六事日夜

求之不知所由來蓋達相代而以知規規

不可入於靈府靈府所謂靈臺言諸變使之

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和者即中和之謂性

失其體也豫者安然而悅豫也通者謂

達於事變而不滯也兌者即老子玄牝之門

謂虛通應物而無跡者也言真人所使日夜

以才全者蓋保其性真而不失也

無卻而與物為春卻亦作陳謂違也言真

於心者也俱化未嘗逆也若夫愚人則與物

是謂之才全此言真人應物一味性德

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謂

用也以性德之用難以言語形容故以水平

不能離也不能離者謂與物混一而不知性之真

子日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

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言自以為至今吾

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

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此章形容聖人之德必須忘形全性體用

不二內外一如平等湛一方為全功故才

全德不形為聖人之極致蓋才全則內外

不二德不形則物我一如此聖人之成功所以德充之符也故魯君聞之亦能忘分感化而友於聖人也

圍歧也 支離 形不無脈也 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也 肩有 瘦 瘦言瘦如也 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有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使二君說之反視為全人之不人不忘其所忘所忘者性也言世人迷性真而忘其所忘形骸故忘其性今欲不忘而忘其所忘性而愛形故今欲忘之此謂誠忘

而不忘其所忘故聖人有所遊道之鄉而志愛此之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道之鄉而志欲其物而知為孽心謂之知孽妖孽也約為膠以仁義結束人心謂之德為接以小惠要買約膠固結而不解也德為接以心謂之德接應接工為商工猶技巧也商行貨之人也於人也

聖人不謀惡用智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皆偽以喪真淳故四者天鬻也謂四者淳德乃天德也鬻猶售也天鬻也者天食也以食我我也何取於人偽哉既受食於天又烏用人言天生我性德自有求之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言聖人雖居人世

無人之形故群於人於衆人之中之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物外不以物為事之是非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虛中乃萬物之一數耳其最眇 警乎大哉獨成其天警者警然超於物表也言性德廣大全此天德故由人而入於天

前雖以知忘形而知尚存未盡道妙故此一章以忘忘知知忘則德自化方能合乎自然以全天德其德乃充故如二君之見二子能不見其形此所以為德之符也聖人造道之極致至此方為究竟耳故以此

結一篇之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借惠子之問以揮天德之全者乃絕情欲去人偽心與天游乃能充實其天德故恐世人將謂絕情則非人矣故假惠子以發之故莊子曰然直莊子乃故有之故謂本來無情耶莊子曰然直莊子其問者蓋約人性本來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離情絕欲故直然之

以謂之人 惠子意謂世人若無其情則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道者固有人之所當行也人稟此性而為人乃道與之貌即天與之形也既有此性豈非人乎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此惠子全不知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意謂必有情無情不得為人為問莊子以正義答之曰我所謂無情者非絕無君親父子夫婦之情也蓋因世人縱情肆欲以求益生而返傷其生故我要絕其貪欲之情耳非是絕無人倫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惠子又以為人

體乃可以有其身此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莊子意謂人既道矣苟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如此則全養生身之至道又何庸益生焉哉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槁梧琴也乃惠子倚樹據琴而瞑以辯論也莊子意謂惠子不能樂其天德而返外其精神而倚樹據梧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以是辯論是非也 鳴謂天選子之形賦以全德今乃捨之而返恣堅白之論以自鳴失之甚矣

此篇以忘情絕欲以全天德故其德乃充前已發揮全德之妙故結以無情非人以盡絕情全德之意所以警俗勵世之意深矣

莊子內篇註卷之三

莊子內篇註卷之三

莊子內篇註卷之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六四三頁上一行書名、二行註者，
[徑無(未換卷)]。
- 一 六四三頁上三行「養生主」，
[徑作「養生主第三」]。
- 一 六四三頁下三行正文首字「官」，
[徑無]。
- 一 六四三頁下一四行「刀刃」，
[徑作「刀刃者」]。
- 一 六四四頁上四行註釋右第六字
「上」，
[徑作「土」]。
- 一 六四四頁中二行第一〇字「骨」，
[徑作「肯」]。
- 一 六四四頁中七行第一三字「肯」，
[徑作「骨」]。
- 一 六四四頁中一九行註釋右「使與」，
[徑作「使之」]。
- 一 六四五頁上一七行單字「之」，至
此，
[徑卷之二終，卷之三始]。

- 一 六四五頁上一八行「人間世」，
[徑作「人間世第四」]。
- 一 六四五頁中一行「伸尼」，
[徑作「伸尼」]。
- 一 六四五頁下一六行「之前」，
[徑作「之前者」]。
- 一 六四五頁下一八行「為人蓄」，
[徑作「為人蓄夫」]。
- 一 六四六頁上一五行「強訴」，
[徑作「強諫」]。
- 一 六四六頁中一四行第四字「必」，
[徑作「而」]。
- 一 六四七頁上八行第五字「而」，
[徑無]。
- 一 六四七頁上一三行第一二字「惡」，
[徑作「夫胡」]。
- 一 六四七頁中二行註釋左「可法」，
[徑作「何法」]。
- 一 六四七頁中一〇行「心止於符」，
[徑作「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 一 六四七頁中一行註釋右「心虛
于極」，
[徑作「心虛至極」]。

- 一 六四七頁中一六行註釋左首字
「待」，
[徑作「時」]。
- 一 六四七頁中一九行正文第二字
「將」，
[徑無]。
- 一 六四七頁下九行首字「也」，
[徑作「矣」]。
- 一 六四八頁中四行註釋「不甘美」，
[徑作「不求甘美」]。
- 一 六四九頁上一五行首字「類」，
[徑作「類也」]。
- 一 六四九頁中八行「常乎亂」，
[徑作「常卒乎亂」]。
- 一 六四九頁下八行「過度益也」，
[徑作「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
- 一 六五〇頁上四行正文首字「有」上，
[徑有「曰」字]。
- 一 六五〇頁中一行「無崖」，
[徑作「為無崖」]。
- 一 六五〇頁下一六行「匠伯」，
[徑作「匠石」]。
- 一 六五一頁上一〇行末字「有」，
[徑作「有此」]。

一 六五一頁下一行第一〇字「之」，
[徑]無。

一 六五二頁中一八行「德克符」，[徑]
作「德克符第五」。

一 六五二頁下七行「王台」，[徑]作「王
駘」。下同。

一 六五三頁上一五行註釋左「忘動」，
[徑]作「妄動」。

一 六五三頁下一三至一四行「亦不
過乎」，[徑]作「不亦過乎」。

一 六五四頁上二行註釋左「當者」，
[徑]作「當存者」。

一 六五四頁上末行「見仲尼曰」，[徑]
作「見仲尼仲尼曰」。

一 六五四頁中六行註釋左「不無不
容」，[徑]作「無所不容」。

一 六五四頁中一九行註釋右「上模」，
[徑]作「土模」。

一 六五五頁上二行「寡人」，[徑]作「而
寡人」。三行同。

一 六五五頁上五行「無幾何」，[徑]作
「無幾何也」。

一 六五五頁下四行「是謂之才全」，
[徑]作「是之謂才全」。

一 六五五頁下五行註釋「言全」，[徑]
作「才全」。又正文第九字「木」，
[徑]作「水」。

一 六五六頁上一九行第七字「烏」，
[徑]作「惡」。

一 六五六頁中一行註釋左「之之中」，
[徑]作「之中」。

莊子內篇註卷之四

素十

明匡廬逸叟慈山釋德清註

大宗師

莊子著書自謂言有宗事有君蓋言有所主非漫談也其篇分內外者以其所學乃內聖外王之道謂得此大道於心則內為聖人迫不得已而應世則外為帝為王乃有體有用之學非空言也且內七篇乃相因之次第其逍遙遊乃明全體之聖人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乃一書之宗本立言之主意也次齊物論蓋言舉世古今之人未明大道之原各以己見為是故互相是非首以儒墨相排皆未悟大道特以所師一偏之曲學以為必是固執而不化皆迷其真宰而妄執我見為是故古今舉世未有大覺之人卒莫能正之此悲世之迷而不知解皆執我見之過也次養生主謂世人迷却真宰妄執血肉之軀為我人人只知為一己之謀所求功名利祿以養其形骸賊其真宰而不悟此舉世古今之迷皆不

知所養耳若能養其生之主則超然脫其物欲之害乃可不虛生矣果能知養生之生則天真可復道體可全此得聖人之體也次人間世乃涉世之學問謂世事不可以有心要為不是輕易可涉若有心要名干譽恃才妄作未有不傷生戕性者若顏子葉公皆不安命不自知而強行者也必若聖人忘己虛心以遊世迫不得已而應乃免患耳其涉世之難委曲畢見能涉世無患乃聖人之大用也次德充符以明聖人忘形釋智體用兩全無心於世而與道遊乃德充之符也其大宗師總上六義道全德備渾然大化忘己忘功忘名其所以稱至人神人聖人者必若此乃可為萬世之所宗而師之者故稱之曰大宗師是為全體之大聖意謂內聖之學必至此為極則所謂得其體也若迫不得已而應世則可為聖帝明王矣故次以應帝王以終內篇之意至若外篇皆蔓衍發揮內篇之意耳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知人之知乃指真知謂妙悟也天乃天然大道即萬物之所宗者所為謂天地萬物乃大道全體之變故曰天之所為蓋天然無為而曲成萬物非有心也人之所為謂人稟大道乃萬物之一數特最靈者以賦大道之全體而為人之性以主其形即所謂真宰者故人之見聞知覺皆真宰以主之日用頭頭無非大道之妙用是知人即天也苟知天人合德乃知之至也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大道在人稟知而有不生者也

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知者在人日用見聞覺知之知也所不知謂妙性本有人迷不覺故日用而不知由其不知雖有故但知貪欲以養形而不知釋智遺形以養性故舉世昏迷於物欲戕生傷性不能盡性全生以終其天年人者苟能於日用之間去貪離欲即境明心迴光返照以復其性是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如此妙悟乃知之盛也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雖然有患者意謂我欲以所知養所不知此還有病在何也以世人一向妄知皆恃其妄知強不知以為知未悟以為悟妄為肆志則返傷其性必待真悟真知然後為恰當第恐所待而悟者未必真悟則特為已悟則未可定也必若真真悟透天人合德本來無二乃可為真知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意謂我說以人養之外別有妙道蓋天即人也人即天也直在悟得本來無二原無欠缺苟真知天人一體方稱為真人矣

此一節乃一篇立言之主意以一知字為眼目古人所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知之

一字衆禍之門蓋妙悟後方是真知有真知者乃稱真人即可宗而師之也然知天知人即衆妙之門也雖然有患即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也謂強不知以為知恃強知而妄作則返以知為害矣此舉世聰明之通病也

何謂真人此下與起真人以示真人之不同也古之真人不逆寡寡謂薄德無智之愚不雄成不待已成謂已為全德也不慕士慕即謀士即不待已德以傲世也不事虛己以遊全若然者真人如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言真人無心以失利害之心以情不附物故水火不能傷若此則遺物全性是全性知則能登運於道也

若此真人即世志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夢發於世之如此其覺無憂真人虛懷遊世了無得失其食不甘以道自娛故其息深深深者綿綿之意息蘆而淺則心浮動真人真人之息以踵此釋上深深之意踵者脚跟也以喻息之所自發處深不可測故心定而喻

不衆人之息以喉衆人之息在喉則氣淺之亂心馳於物屈服者其嗟言若哇心浮則言而不知返中則易屈服嗟者咽嗟也哇吐也以其嗜欲淺者其天機淺言世人氣淺如此者乃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之深汨昏真性全不知有天然妙性皆墮矣知無真知也

此一節言真人妙悟自性是為真知者故所養迥與世不同而以衆人觀之則自別矣前云有患正恐未悟而恃妄知為得者害之甚也故此雙明之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前略言真人大道真一悟其生本不生故生而不悅悟其死本不死故其出死不入死其出死不入死出入即生不惡其死其出死不入死出入即生不惡其死其出死不入死出入即生不惡其死

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儻然乃鶴沖舉刷無心遊世儻然冲舉出入死生如遊不忘其太虛了無罣碍故云如此而已矣

所始不求其所終以悟其生本不生故不忘受而喜之忘而復之衆人復念而喜雖處人世心不違道相忘於世故念謂真人心與道遊故不捐道捐棄也人即是天不假造作修為故不以人助天如是

此乃謂之真人此一節言真人遊世不但忘利害而且忘死生故雖身寄人間心超物表意非真知妙悟未易至此欲人知其所養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頰頰若然者言真

其容貌與衆不同其心志筆乘作志言無定也其頰頰頰寬裕也謂其貌廣大寬容不拘拘之狀也此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凄然似秋言其面嚴冷若暖然似春言近其中溫然暖然令喜怒通乎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言無心於喜怒但隨物所感或喜或怒了無一定於中故曰通

乎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言無心於喜怒但隨物所感或喜或怒了無一定於中故曰通

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言聖人無心御世與天施合德假而用兵即亡人之國而不失人心本無殺伐之心也縱也所施萬世原非有意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心要通於天殺之意也有親非仁也大仁不仁親者物非自然矣

仁也故曰天時非賢也揣度時勢利害不通非君子也明哲保身乃稱君子不通行名失已非士也偽行虛名而無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亡已為人則人皆聽役若執已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
子者皆知之不真狗
名喪實去聖遠矣

此一節槩言所知不真不能忘已忘名有
心要譽狗名喪實皆非真知之聖也下又
言真人真知之不同

古之真人此下一節明真其狀義無可而不

朋而中流若不足至也而不承無所受與乎

容與其觚而不堅也群而非堅執不化者張

乎也其虛而不華也雖見施為而中心空

邴邴乎其似喜乎心於喜也崔乎其節折

也其不得已乎雖謙下以接人其實濇乎濇

乎與之止我德也人與相處厲乎其似世乎

亦似世之莊重也警乎其未可制也警然

以禮法拘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攝檢束

之意雖收攝檢束但似悅乎忘其言也悅俯

好閉其實無所閉藏也

若忘其言者以刑為體刑者不留其私謂

為其以禮為翼以輔翼可於世以知為時

真知時之可以德為循循順機宜也以刑為

體者綽乎其殺也綽者有餘之義謂殺盡私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世也言既遊世不可出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言迫不得已
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丘高處
順機宜接引愚蒙令有識者皆可上進於道
故喻如有足者皆可引進於高處也此四句
釋上刑禮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老子云用
知德四句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之不動勤

勞也言真人遊行於世無
心而遊難行而不勞也

此一節形容真人虚心遊世之狀貌如此

之妙言雖超世而未嘗越世雖同人而不

群於人此真知之實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故者由上遊

一故得天人合德也好之者天也弗好其一

也一其不一也一其謂天人合一謂天與

渾然會歸於道也其一與天為徒既人合

與天為徒也其不一與人為徒謂天原

則以天而遊故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

也此之謂真人若超然絕俗則是以天勝人

不相勝必如此方是真人

此一節總結前知天知人工夫做到渾然

一體天人一際然後任其天真則在天而

天在人而人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故天與

人兩不相勝必如此真知妙悟渾化之極
乃可名為真人此豈可強知妄見而可比
擬哉此真人真學之全功故下章從死生
命也起至藏舟章末皆極口勉人學道要
做真實工夫

死生命也此下教人做了死生之工其有夜

旦之常天也人有死生如時之夜旦不可免

無昏曉喻人形雖有生有死而真性常人之有

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謂真性在人天然

能與其間此人人同有之真體所彼特以天

為父言人人皆稟真性而有形而身猶愛之

而況其卓乎言此血肉之假身賴世之父而

君載我之形卓然不屬形骸人特以有君為

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且以世人

盡忠者而以身死之况真君宰我之形而不

能忘形以事之忠之可謂不智之甚矣此言

激切之至人讀此

此言真性在我而不屬生死者乃真常之

性也而人迷之而不悟嗜欲傷之而不知

所養豈非至愚也哉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此取魚失水如失道德而後仁義且以仁義相尚正似相濡以濕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必忘仁義而可遊於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若兩忘大道之鄉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若兩忘而化其道無譽無非則善惡兩忘而夫大塊天地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言人生天生地皆自然而不可卻者命也此所謂人也苟知命之所係即道之在是知由人而即天也若知天與人本無二致則渾然合道而不以人害天虛心遊世以終其天年生不忘道故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此其天人合德死生無變任造物之自然此知之至也此言世人不知大道而以仁義為至故以

仁愛親以死事君此雖善不善故如泉涸而魚以濕沫相煦濡也若能渾然悟其大道則萬物一體善惡兩忘故如魚之相忘於江湖如此乃可謂知天知人天人合德而能超乎生死之外故在生在死無不善之者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天真於有壑藏有形於天地如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此常人以此為定見也然造化密移雖天地亦為之變而常人不覺如有力者負之而趁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

有所遊形與天地雖小大有宜皆不免於變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遊是恒物之大情也若知此地萬物皆與道為一渾然大化而不分是藏無形於無形如此則無遊則如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遊矣此天地萬物之實際也故曰恒物之大情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為樂可勝計耶言大化造物千變萬化而不知特以得人身為喜如此則萬物皆有所喜者其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言聖人心與道遊則超然生終無所不善者而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

係而一化之所待乎言大道之原乃萬物之根宗故云所係萬物非此而不能融貫而為一故云一化之所待此實天地萬物之大宗聖人之所宗而師之者此也可不悟乎此發明大道無形而為天地萬物之根本人人稟此無形之大道而有生是為真宰

若悟此大道則看破天地萬物身心世界消融混合而為一體若悟徹此理則稱之曰大宗師是所謂大而化之謂聖者也至此則無已無功無名逍遙於萬物之上超脫於生死之途以世人絜不知此大道之

妙而以小知小見之自是不得逍遙各執已是互相是非故喪其有生之主而要求名利於世間故德不充符是則前五篇所發揮者未曾說破故此篇首乃立知天知人有真知方為真人直說到此方指出一箇大宗師正是老莊立教之所宗者如此而已故此後重新單提起一道字來發揮足見立言前後一貫言雖變衍而意有所宗於此可見矣

夫道上文說了大宗師狀貌結了前義言大宗師宗所宗者大道上云萬物所係一化所待者何乃大道也故此下發揮大道之妙以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之義立意皆從老子天得一而有情有信此言大道之體用也

有情有信此言大道之體用也齊物云可形已信有情無形正指此也此從老子言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言有信謂雖虛而有實體不無為無形潛然常寂故無為可失其用曰信無為無形潛然常寂故無為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以心印心故可

言故無自本自根本自天然非假借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天地以之建立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變化不測為天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伏義始於太極推之向上更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包天地容六先天天地生而不為久以固存

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萬化密移而此稀章

古帝得之以挈天地整理世界伏羲軒黃得

之以襲氣母襲取也氣母生物之本也維斗

北斗天得之終古不忒忒差也北斗天權君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運行而不已堪壞崑崙

人面得之以襲崑崙此襲猶承襲也馮夷河伯

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山神得之以處太山黃

帝軒轅得之以遊雲天乘龍飛昇顓頊五帝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北海之神山海經云玄

青蛇踐兩蛇得之立乎北極北海之極西王母瑤池

仙長得之坐乎少廣王母所居莫知其始莫

知其終此二句總結上文列聖神人主持天

終此直從老子天得一以彭祖姓錢古長得

清一章中變化如許說話彭祖壽八百歲

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世傳彭祖壽八百歲

伯傳說商之賢相得之以相武丁乘東維騎箕尾

而比於列星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

此明大宗師者所宗者大道也以大道乃

天地萬物神人之主今人人稟此大道而

有生處此形骸之中為生之主者所謂天

然之性以形假而性真故稱之曰真宰而

人悟此大道徹見性真則能外形骸直於

天地造化同流混融而為一體而為世間

人物之同宗者故曰大宗師者此也此大

宗師即逍遙所稱神人聖人至人所言有

情有信即齊物之真宰及養生篇生之主

若不悟此而涉人世必有形骸之大患顏

子心齊教其悟之之方既悟性真則形骸

可外故德充符前一往皆敷演其古今迷

悟之狀到此方分明說破一路說來方才

吐露所以云言有宗事有君正此意也此

上已發揮大道明白了然但未說進道工

夫故此下乃說入道真實工夫

南伯子葵問於女媧此人名皆重言也撰出

求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問其

實也曰子之若嬰兒借以發起必年其

大而有養將以發故工夫也曰吾聞道矣此

要引人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此因聞說聞

學道也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道則驚詫其

言謂道豈曰惡惡可二字皆平聲驚歎之意

可學之耶曰惡惡可上惡字歎其道難言下

惡字歎其道不是容易子非其人也言道非

學况子非學道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才謂

之人何以見得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天賦

之根器猶俗而無聖人之道言有美質而

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言我有聖人之

多貴苦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言

工夫亦庶幾可成第不知可能造就而為聖人

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言

道之人才德雙美者固是難吾猶守而告之

得有此全質則學之亦易矣言

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天下踈而遠故三日而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物

近於身故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外生生則切於己者故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徹朝平旦也徹朗徹也謂已外生則朝徹而

後能見獨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無古今謂悟一真之性超乎無古今而後能

入於不死不生謂了悟性真超乎天地量絕

殺生者不死生者有形之累也既悟性真則

則一性獨存形骸已外物累全消故曰殺生

故曰不死冥一而能造化

生而一真湛然故其為物也物指不死不

不生也謂此道體千變萬化化無無不迎

也在平人者日用頭頭左無不毀也謂此道

萬化挫銳解紛無不成也觸處現成其名為

櫻寧櫻者塵勞襟亂田橫拂鬱撓動其心曰

櫻寧櫻言學道之人全從逆順境界中做出

只到一切境界不動其櫻寧也者櫻而後成
心寧定湛然故曰櫻寧櫻寧之意謂從刻苦境界
者也此釋櫻寧之意謂從刻苦境界中做出故曰櫻而後成者也

此前論大道雖是可宗可師猶漫言無要
此一節方指出學道之方意謂此道雖是
人人本有既無生知之聖必要學而後成

今要學者須要根器全美方堪授受授受
之際又非草率須要耳提面命守而教之
其教之方又不可速成須有漸次而入
故使漸漸開悟其三日外天下七日外物
九日外生死而後見獨朝徹此悟之之效

也既悟此道則一切處日用頭頭觸處現
成縱橫無礙雖在塵勞之中其心泰定常
寧天君泰然湛然不動工夫到此名曰櫻
寧何謂櫻寧蓋從襟亂境緣中做出故曰
櫻而後成者也觀此老言雖蔓衍其所造
道工夫皆從刻苦中做來非苟然也今人
讀其言者豈可槩以文字視之哉

上言入道工夫下言聞道蓋亦從文字中
悟來故以重言發之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此問問曰女媧道之原

聞諸副墨之子副墨文字也言始從文中來副墨之子聞
之洛誦之孫洛誦言包洛而誦習也意謂誦習文字久而自得也洛誦
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言見有明處也瞻明聞
之聶許聶許謂從耳聞聲入心通而心自許也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也需役使也言心雖有悟必待驗之行事之間一切處現前不昧與道相應然後造妙

也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誦誦也於謳聞之玄冥
玄冥聞之疑始言入於無始乃歸極疑始
於此學道於此學道

此一節言聖人得此大道不無所聞蓋從
文字語言中有所發明以至動用周旋謳
吟咳唾之間以合於玄冥參於寥廓以極
於無始至不可知之地必如此深造實證
而後已如此殆非口耳而可得也是乃可
稱大宗師前來發明大道可宗悟此大道

者可稱宗師但未見其果有其人否耶恐
世人不信將謂虛談故向下換出子祀等
乃實是得道之人以作證據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語曰孰能以無
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尾孰知死生存亡

為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意謂從無形而適有
之所化故以無為首者從無有生也春者身
也死者尾也謂生之終也言誰能知此無生
之生者則可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
與為友言志同道合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

曰偉哉夫造物者以予為此拘拘也此子輿

物有力壯哉能使我於大化之中將以予為此拘拘之形也曲僂發背此
子輿言其病狀謂形已曲僂發背此上有五管言形僂
偃蹇頽廢且又癱瘓言形曲則兩頤肩高於頂
則兩肩聳言形曲則兩頤肩高於頂向贅指天言形曲則兩頤肩高於頂
陽之氣有沴言形曲則兩頤肩高於頂

使我形骸如此其心閒而無事言以形廢而
之殘廢不堪也其心閒而無事言以形廢而
足見其能以道自言以形廢而跼蹐而鑑於井言以形廢而
知不明又鑑於井言以形廢而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
予為此拘拘也言以形廢而夫造物者既拘拘為我此形
矣而又復使我如子祀曰汝惡之乎言以形廢而

之嘆乃問之曰言以形廢而曰亡予何惡言以形廢而
然無惡而方言以形廢而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
因以求時夜言以形廢而浸假而化予之右
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言以形廢而

鴉以充矣也。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此言有道之士既視此身如癩瘡而不足觀且又視之如影而不可執是則不但無累而且與之俱化故又能借假修真因此而未有實用是則此身雖為異物若果能化之則形神俱妙真人乘此以遊人世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言真形適真形神俱妙不以得失于心安時處順無往而不自得故哀樂不能入如此是古之所謂縣解者也言生累如倒懸超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人人本皆如此無累超然自我以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人任造化而遷故人不能勝天既不能勝則任之而已又何惡焉。

此一節言真人真知形本無形今既適有形則為生累故真人視之如癩瘡而不可愛如影而不可執如此則但任造化之所適了無得失之心故死生無變於已所以安時處順哀樂不入此所謂縣解者也如此看來人人本來天然解脫但人自苦於形累而卒莫能自解者非天之過乃人自結之耳且夫天人之際本來人不勝天吾於此看破久矣雖有此假形吾有真用又

何惡焉此其所以為真人是可宗而師之者也。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焉死將。上言四人為友而子與之妙已其妻子環而泣之

犁往而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叱避言呵斥其妻使避之也倚其尸而

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言不知造化又將汝作何物也以汝為鼠肝乎

汝為蟲臂乎。蟲臂不堅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

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也於父母彼近

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也矣彼何罪焉。言造物亦非有心要死我也故曰何罪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言造化既全我一生我既任化而生則不貪生故謂善生然死亦從化是為善死吾又何擇焉夫大冶

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鑊鉞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

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

乃不祥之人也

惡乎往而不可哉。言天地萬物俱在造化鈞陶之中何物而非哉道成如此又何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覺故死但如寐生如覺夜旦夢覺而已又何必取捨欣厭哉

此一節言真人所得殊非婦人小子之所知故子犁叱避以形容其必有真知然後為真人必若子來之順化而遊死生無變無生可戀無死可拒要學人必造到如此超然獨得之妙純一無疵方為學問能事之究竟處是可稱為大宗師矣

上言真人能順死生不知從何致此故下以子桑戶三入發明乃方外了道之人所能此段學問非方內曲士所知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孰能相忘以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遂相與友

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也也汝幸已返其真而我猶為人猗猗者已返其真而我猶為人猗猗者也言汝幸已返其真而我猶為人猗猗者臨尸而歌禮乎子貢執禮言臨尸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指子貢惡知禮意本謂子貢不知此

也子貢返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言不檢於禮不能飾而外其形骸不以死臨尸而歌顏色不變全無哀無以命之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言彼超脫凡情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內者也言未能超脫世網故云遊方內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非所宜言不當弔也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此誠我之鄙陋見也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相者猶助也言造物本無形彼以遊乎天地之一氣言彼雖處人世其實心遊乎未有天地已前與大道

混茫而彼以生為附贅懸疣贅疣乃山中之為一也以死為决疣潰癰彼視身如贅疣餘物也以死為决疣潰癰决潰方為大快活事又何以死為哀耶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言彼以生脫形骸為輕舉返乎本來不生死不假於異

物如性真而借四大以成形託於同體言心遊故云托忘其肝膽言以生為寄故不見有於同體返復終始不知端倪言真入遊於大化之中返復往來無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

又烏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示眾人耳目哉言真人處世如寄以形骸為大患故外道遠於無為寂冥之鄉又何能憤憤以世此一節言方外真人之學逍遙物外自得

之妙非世俗耳目之所及故托孔子子貢發揮將以破迂儒執禮法之曲見以解憤憤之執情亦將使其自得超然之境斯正此老著書之本意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子貢因問夫子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夫此敢問其方問遠舉超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人之以道為命如

池而養給言養魚尚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是故云無事而生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放之江湖則自然忘矣如子貢曰敢問畸人子貢謂

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孔子言彼方外者此一節言孔子方內之聖人亦能引進於

方外之學意謂世之拘拘者亦可與造乎大道故以子貢之才智尚去道遠甚况其

若顏子之好學誠可以深造而自得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無中心不感全無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以善居喪之固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名不副實回壹怪之壹謂一仲尼曰夫孟

孫氏盡之

言能極盡

進於知矣

言世人但知

不知天今孟孫氏乃盡於知

夫已有所簡矣

言孟孫氏知其本無生又何必以哀為禮故欲簡之而不得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言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言以了悟不

物之中若忽焉化為一物耳

之化已乎

言待其所不知之大化聽其盡之

化彼惡知造化密

邪知且吾與汝皆在夢中而未覺者

有駭形而無損心

言其性湛然不遷所謂死而不亡故曰無損

有且宅而無情死

言其生如且其形如宅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言既知死而不哀切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言孟孫故相較之乃吾之耳相與謂一體而

說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言死生一條之理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

言吾之之意女未及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言女方

適不及笑

言者乃不夢之類同耶乃夢中之魚鳥耶若

排而化去乃入於寥天一

言此

此一節言方外之學方內亦有能之者第

在世俗之中常情所不識必有真人乃能

知之故借重顏子與聖人開覺之此段最

是惺悟世人真切處

上言了無生死乃造道之極要在頓悟下

習之事一切屏絕乃可入道

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也

言仁義而明言是

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

言仁義

遊夫遙蕩

言汝已被堯以仁是非壞了汝本來面目而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蕃

言雖不能

目顏色之好替者無以與夫青黃黼黻之觀

言汝心既盲鼓

失其美據梁

言古之有

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

言我今日幸得見先生豈非造物者補我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

言汝雖有志

其大略

言汝言其大略

不為仁

言堯謂我汝必躬服也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言未有天地

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言大道生天生地化育萬物而無心故不此所遊已言蓋物已下乃吾師有其巧之所遊者如此而已

此一節言欲學大道必須屏絕有心要爲仁義恭矜智能之事方可超玄入妙而逍遙乎大道之鄉蓋仁義智能乃功名之資

世俗之所尚實爲大道之障礙故耳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言雖忘仁義則可許有他

日復見曰顏回他日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忘禮樂矣言志禮樂則不曰可矣猶未也言

忘人而同未忘已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

回坐忘矣仲尼蹶然改容曰何謂坐忘顏回

曰隳壞支體言忘黜聰明見也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言身知俱泯物我兩忘浩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則取捨情盡故無所好

也化則無常也言物我兩忘則形神俱化

執我爲而汝果實其賢乎言汝功夫到此丘

也請從而後也若亦願爲此也

此一節言方內曲學之士果能自損兼忘而與道大通雖聖智亦嘗讓之意謂此等

功夫非智巧可入也故前以子貢之不知今以顏子乃可入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日子桑殆

病矣知其絕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

若歌若哭言歌之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

乎此鼓琴有不任其聲言餓而無力而趣舉

其詩焉趣舉其詩言氣短促子與入日子之

歌詩何故若是言何故不曰吾思夫使我至

此極者而弗得也言且歌且思使我如此之

也誰使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可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一節總結一篇之意然此篇所論乃大

宗師而結歸於命者何也乃此老之生平

心事有難於言語形容者意謂已乃是有

大道之人可爲萬世之大宗師然生斯世

也而不見知於人且以至貧極困以自處

者豈天有意使我至此耶然而不見知於

時者蓋命也夫即此一語涵涵無窮意思

然此大宗師即逍遙遊中之至人神人聖

人其不知爲知即齊物之因是真知乃真

宰即養生之主其篇中諸人皆德充符者

總上諸意而結歸於大宗師以全內聖之

學也下應帝王即外王之意也

應帝王

章

五

莊子之學以內聖外王爲體用如前逍遙

之至人神人聖人即此所謂大宗師也且

云以塵垢秕糠猶能陶鑄堯舜故云道之

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所

謂治天下者聖人之餘事也以前六篇發

揮大道之妙而大宗師乃得道之人是聖

人之全體已得乎已也有體必有用故此

應帝王以顯大道之用若聖人時運將出

迫不得已而應命則爲聖帝明王推其緒

餘則無爲而化絕無有意而作爲也此顯

無爲之大用故以名篇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篇以無知

於世漢然而已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

衣子蒲衣子曰而汝乃今知之乎言汝今日

之妙有虞氏不及泰氏向來世人祇知有虞

氏之爲聖人而不知

不及泰有虞氏其猶藏也善美仁以要人此言
氏也之不濟處蓋以仁為善亦得人矣而未始出
故有心以仁要結人心亦得人矣而未始出
於非人能忘其功名但是世俗之行而未始
超出人世而悟真人之境也泰氏其臥徐徐徐
道妙以造非人之境也泰氏其臥徐徐徐
聞之其覺于千之妙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
意

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泰氏超越有真虛懷以遊世心閒而自得且
物我兼忘人欺以為牛則以牛應之呼以
為馬則以馬應之未嘗堅執我見與物俱化
其知則非妄知而悟其性真然情信指道體
而言前云有情有信是也此其體也至其德
用甚真不以人為偽即已超凡情安於大道非
人之境而不墮於虛無且能和平同臺而未
始拘拘自隘此泰氏之妙也蓋已得大宗師
之體而應用世間特推緒餘
以度世故云未始人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日中始乃接輿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常法
與所見之人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常法
式程準義度人常法為程準以義制而度人
以此乃治天孰敢不聽而化諸人君以此治
下之常法
人則人孰敢不接輿曰是欺德也言若日中
聽而從其化耶接輿曰是欺德也言若日中
真質之德蓋欺德耳謂人君恃已之其於治
能治而欺其人將以不敢不聽從也
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言大聖
以不治治之但以道在宥群生使各安其性
各遂其生而已若以有心強治以為功則捨
道而任偽而猶越海之外鑿河則失其夫聖
大而枉勞且如蚊負山必無此理也

人之治也治外乎言聖人之治天下豈治外乎
正而後行
正即前云正生以正眾生謂使各正性命之
意謂聖人但自正性命而施之百姓使各自
正之老子云清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確者
淨為天下正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確者
能事即孟子之良能言人各稟大道以為性
命之正天然自足一毫人力不能與其間今
但使人人各悟性真則恬淡無且鳥高飛以
為自化矣又何假有心為之哉

避矰戈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社壇之下以

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言鳥鼠二蟲
人心以機械而欲取之故高飛深藏而避之
而人曾謂二蟲之無知乎百姓天性猶鳥鼠
也人君有心欲治之能不驚而
避之乎外篇馬蹄痛發明此意

此上二節言治天下不可以有心恃知好

為以自居其功若任無為而百姓自化老

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清淨為天下正若

設法以制其民不但不從而且若鳥鼠而

驚且避之也

天根遊於殷陽名至蓼水名之上適遭也無

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女

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豫者從容安詳之意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非有心於世也厭

厭不厭也則又乘夫莽眇之鳥取譬也以出六極

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大道曠垠曠垠謂之

無際也

野又何帛音以治天下感也子之心為無名

根問之倉卒而無禮也言我雖處世但願造
化而為人乘化而遊若厭而不欲為人則乘
大道而遊於廣大道遠無為之境又復問天
又何以天下觸我之心而若此耶又復問根
又問必願無名人曰無名因求教之汝遊心
聞其說也無名人曰切故告之以正汝遊心
於淡真謂恬淡寂合氣於漠合氣於虛言順物
自然不可有心而無容私焉會萬物以為已
庸私而天下治矣必如此而天下自治

此一節直示無為而化治天下之妙欲君

人者取法返乎上古無為之化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也疾也

謂向道也彊梁勇為物徹事物透疏明達也

學道不勦如是者可也明王乎老聃曰是

於聖人也言如此之人胥胥易也易更番

工技係焉係於勞形怵心者也言驚疾彊梁

役之罪夫更番不暇工役之係肆勞苦形骸

驚惕其心者也將此以比王自苦不暇安能

治民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言虎豹因皮有文

手援狙之便也執爨之狗言狗能來藉藉以

之也言援狙因便捷故人得而繫之以教

衣冠狗能執理人得而繫之以克田獵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則獲狙與執理之狗亦可

比明王矣陽子居感然曰敢問明王之治如

王矣

是之人不可比明王敢老聃曰明王之治功

蓋天下而似不自已縱有功蓋天下化貨代

與人萬物皆往資而民弗恃而民不有

之意萬物皆往資而民弗恃而民不有

莫舉名名不可得使物自喜但使物物自遂

何有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無有

此一節發揮明王之治皆申明老子之意

以示所宗立言之本極稱大宗師應世而

為聖帝明王以行無為之化也

上言明王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如此乃

可應世以治天下但不知不測是如何境

界人亦有能可學而至者乎故下撰出壺

子乃不測之人所示於神巫者乃不測之

境界列子見之而願學即其人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神巫乃善相知人之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言相人最驗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言畏其靈驗恐

故皆走不列子見之而心醉故心醉服也

歸以告壺子此乃列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

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意謂神巫超過壺

子曰吾與汝既其文言我之教汝者但外未

既其實其道之真實而汝固得道歟

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心能絕待又何從而相之如雌而無雄又何

而汝以道與世必信夫必信故

相之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

也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

死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絕無生機也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

嚮吾示之以地文此下三見壺子示之安心

安於至靜之地也此止也萌芽之未出乎不

震動不正猶顯示也謂我安心於至靜一念

灰無生機也是殆見吾杜也德機猶生也

言彼殆見我止絕生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

生遇我也有瘳矣言汝之先生幸遇我可全

然有生矣吾見其杜也權矣死而復活

乃有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之

機也

天壤天壤謂高明昭曠名實不入言性也

存而機發於踵踵最深處也言自從至深

即止之是殆見吾善者機也言彼見吾善而

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言精神恍惚

一也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言待精

而復相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曩示之

以太冲至虛莫勝言動靜不二也初偏於靜

虛動靜不二猶言止是殆見吾衡平氣機也

言平等持心動靜不二故氣機亦和融而不

測也下壺子又謂明前所示者乃三種觀法

故彼莫鯢桓桓言鯢魚之審處為淵

淵深淵乃止觀之名然鯢桓之所止水之審

為淵此喻觀也止水澄清萬象流水之審為

淵流水雖動而水性湛然不動此喻即動而

靜即動而動動靜不二等安心即未後

觀不二也淵有九種九種此處三焉

示之者乃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列子追之不及

返以報壺子曰已滅矣言去之已已失矣言

得見矣吾弗及矣已不及已壺子曰曩吾

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者謂虛無大道之根

靜之相即佛氏之
攝三觀於一心也
虛無有之地但以虛體而
示狀貌委蛇隨順彼耳
其誰也
因以為為弟靡
言精神浩蕩
捉摸不定也
以為未始學
初則列子未得壺子之真實故
以神巫為至今見壺子所以示

神巫者雖善相卒其能測識其端倪到此方
信壺子之道大難測而始知自己從來未有
也而歸
立志造修也
三年不出
工夫
為其
妻爨
言列子初特自己有道以驕
食豕如食
人
初未入道而有人物分
於事無與親
心於
事
雕琢復樸
先以雕琢復樸今
塊然
不識不
也

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
封即齊物之有封之
化之中乃立人我橫生是非固執而不化者
猶有封之疆界也而今乃知此形為紛授而
封豔一以是終
言列子竟此學
以終其身也
此一節因上言明王立乎不測以無為而
化莊子恐世人不知不測是何等境界為
何等人物故特撰出個壺子乃其人也即
所示於神巫者乃不測之境界也如此等
人安心如此乃可應世可稱明王方能無
為而化也其他豈可彷彿哉言此段學問
亦可學而至只貴信得及做得出若列子

即有志信道之人也此勵世之心難以名
言矣
上言壺子但示其不測之境下文重發揮
應世之用
無為名尸
尸主也言真人先要忘
無為謀府
名故戒其不可為名尸
無為事任
言不
智謀之所聚曰謀府言一任
無心不可以智謀為事也
行任事謂有擔當則為累為患
但順事而應若非已出者也
無為知主
言知
以知巧為主也言順物
體盡無窮
體言體會
忘懷不可主於智巧也
體盡無窮
於大道應
化無有
而遊無朕
朕兆也謂遊於無物之初
窮盡也
而遊無朕
安於一念不生之地也
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言但自盡其所受
乎天者全體不失
而亦未見有
亦虛而已
言一毫不可有加於
得之心也
其間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故能勝物而不傷
至人用心如明鏡當臺物
來順照並不將心要應事
之未至亦不以心先迎即物一至妍醜分明
而不留藏妍醜之跡了無是非之心如此虛
心應世故能勝物而物卒
莫能傷之者虛之至也

已前說了真人許多情狀許多工夫末後
直結歸至人已下二十二字乃盡莊子之
學問功夫效驗作用盡在此而已其餘種
種撰出皆蔓衍之辭也內篇之意已盡此
矣學者體認亦不必多只在此數語下手

則應物忘懷一生受用不盡此所謂逍遙
遊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
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
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
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死
儵忽者無而忽有言人於
大化最初受形之始也渾
沌言雖俄爾有形尚無情識渾然渾然無知
無識之時也及情實日鑿知識一開則天真
盡喪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也副墨
以儵為火以忽為水渾沌為土似有理太犯
穿鑿只如
此解則已

此儵忽一章不獨結應帝王一篇其實總
結內七篇之大意前言逍遙則總歸大宗
師前頻言小知傷生養生形而忘生之主以
物傷生種種不得逍遙皆知巧之過蓋都
為鑿破渾沌喪失天真者即古今宇宙兩
間之人自堯舜以來未有一人而不是鑿
破渾沌之人也此特寓言大地皆凡夫愚
迷之人槩若此耳以俗眼觀之似乎不經
其實所言無一字不是救世懸迷之心也
豈可以文字視之哉讀者當見其心可也

即予此解亦非牽強附合蓋就其所宗以得其立言之旨但以佛法中人天止觀而參證之所謂天乘止觀即宗鏡亦云老莊所宗自然清淨無為之道即初禪天通明禪也吾徒觀者幸無以佛法妄擬為過也

本

主

莊子內篇註卷之四

莊子內篇註卷之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六五九頁上三行「大宗師」，徑作「大宗師第六」。
- 一 六五九頁中三行首字「生」，徑作「主」。
- 一 六五九頁下一〇行註釋右「雖有」，徑作「本有」。
- 一 六六〇頁上一四行「是知能」，徑作「是知之能」。
- 一 六六〇頁中一三行註釋左「爪而不肯入」，徑作「介而不肯入」。
- 一 六六〇頁下五行末字「頽」，徑作「頽」。下同。
- 一 六六〇頁下一一行「聖人」，徑作「故聖人」。
- 一 六六〇頁下一三行註釋右「天施」，徑作「天地」。
- 一 六六一頁中一行「行世也」，徑作「行於世也」。
- 一 六六一頁下末行第一〇字「煦」，徑作「响」。次頁上一二行第七字同。
- 一 六六二頁上一九行註釋左「然造化」，徑作「然而造化」。
- 一 六六二頁中一行註釋左「宜皆」，徑作「而皆」。
- 一 六六二頁下一〇行註釋左「宗所宗者」，徑作「之所宗者」。
- 一 六六二頁下一五行註釋左「可受」，徑作「可得」。
- 一 六六二頁下一六行註釋左「無得」，徑作「無見」。
- 一 六六三頁上一五行「以相武丁」，徑作「以相武丁奄有天下」。
- 一 六六三頁中一三行「女媧」，徑作「女媧」。下同。
- 一 六六三頁下一六行正文第四字「也」，徑作「無」。
- 一 六六四頁中二行首字「之」，徑作「諸」。
- 一 六六四頁中一九行「相語」，徑作

「相與語」。

一 六六四頁下一行首字「爲」，徑作「之」。

一 六六四頁下四行「子與有病」，徑作「俄而子與有病」。

一 六六四頁下五行第八字「以」，徑作「將以」。

一 六六五頁中六行正文第三字「尸」，徑作「戶」。

一 六六五頁中一五行「夫大治」，徑作「今大治」。

一 六六五頁下一一行「三人」，徑作「三人」。

一 六六六頁上一四行註釋右「相者」，徑作「與者」。

一 六六六頁中六行「又烏能」，徑作「彼又惡能」。

一 六六六頁中八行註釋左「衆之耳目」，徑作「衆人之耳目」。

一 六六六頁下二行正文第七字「於」，徑作「乎」。

一 六六六頁下五行至六行「畸人者」，

徑作「曰畸人者」。

一 六六七頁上一行「盡之」，徑作「盡之矣」。

一 六六七頁上一一行註釋左「有馬」，徑作「存焉」。

一 六六七頁下九行註釋右「盲鼓」，徑作「盲瞽」。

一 六六七頁下一二行註釋左第四字「之」，徑無。

一 六六八頁上一一行註釋右第四字「同」，徑作「尚」。

一 六六八頁下五行「應帝王」，徑作「應帝王第七」。

一 六六九頁上七行註釋左第六字「欺」，徑作「呼」。

一 六六九頁上一一行註釋左第八字「人」，徑作「入」。

一 六六九頁上一三行註釋「接輿」，徑作「肩吾」。又正文首字「曰」，徑作「肩吾曰」。

一 六六九頁上一六行「接輿」，徑作「狂接輿」。

一 六七〇頁上二行註釋「代者」，徑作「貸者」。

一 六七〇頁中一二行首字「嚮」，徑作「曩」。

一 六七〇頁中一四行註釋左「心念俱及」，徑作「心念俱灰」。

一 六七〇頁中末行正文第一三字「之」，徑作「示之」。

一 六七〇頁下一五行「九種」，徑作「九名」。

一 六七〇頁下一七行第一一字「追」，徑作「追之」。